1. 一手拿啤酒一边吃烤鸡肉串的故事  
“欢迎光临，一位是吗？”  
“不，同伴先到了。”  
用一只手拒绝了准备靠近的店员后，试着环视店内，没废多久就找到了早已习惯的驼着身子的背影。一如往常的疲惫不堪，和那时比也没有什么变化。只是感觉比以前微微变大了一点。  
开始吸烟也是受那位的恩师的影响吗？的确前段时间也曾因为税金上涨而叹气。  
“比企谷君。”  
只要叫出你的名字，你就会看向我。  
明明只是理所当然的事，但光是这样我就很开心了。真的，只有这个，从那时起就完全没变。  
我来后马上就把烟熄灭了，一如往常。其实你不用这么在意的。但就是这种小小的温柔，一直温暖着我的内心。  
“对不起，让你久等了。”  
“没，这根烟才刚刚点上。”  
被扔进烟灰缸里的烟蒂怎么看都只剩不到一半了。虽然没说让别人久等了，但也不用说才刚刚点上啊。  
这种谎言也没有任何改变。  
“不好意思，一份生啤。”  
“两份。”  
“两份生啤、炸猪排、盐也两份。两份调味桃子（？）。然后…….”  
以熟料的模样向店员点单的他，怎么看都是被社会的巨浪席卷的普通工薪阶级之中的一员。  
彼此都长大了，也都开始工作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之间一个没有什么联系了。但不知道为什么，每周五我们都会一起来到烤鸡店，今天也是如此。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老实说，以我的性格，烤鸡肉串店铺和我给别人的印象似乎不太配。  
不，其实我都明白，这一个个事实都说明这一件事，不是吗？  
因为，我不想断绝和他的联系。  
就算是这如泡沫幻影般终会破灭的感情，我也始终无法放弃。  
无论做什么，无论在哪里，如果都无法放弃的话，那一定就是真物。  
正因为如此，无论多么格格不入，我都不能失去和这男人的羁绊。嘛，除此之外其他的事情完全做不到，所以才是现在这样子。  
但比企谷君毕竟是比企谷君，像我这样的美少女每周五都邀请他共进晚餐，有一点其它的想法明明也是可以的。

“那么，这周也辛苦了。”  
“恩，辛苦了。”  
拿起送过来的大杯生啤，啪的一声喝了下去。  
那个时候看着恩师喝酒的样子，还觉得啤酒是很苦的东西。  
但为什么呢，现在我也有这个习惯了。豪不夸张的说，工作结束后的一杯酒，赛高！虽然不想承认，但我现在也终于理解了平冢老师的心情。  
“还是一如既往的好喝啊。”  
“是吗？”  
“这不是一年一年都变得想平冢老师了吗。”  
「人を生き遅れ呼ばわりしないでくれる？」  
「うん、とりあえず謝ってこい」  
（这两句看蒙逼了，谁行谁上#滑稽 ）  
我和那个人是不一样的，因为我有喜欢的人。只不过问题是对方可能完全没用那种眼光看我。  
就算是说想要进展得快点，但凡事不能急，对吧？不过这也不过是我没有勇气的借口罢了……  
“呼……”  
“真好喝啊……”  
举起大酒杯来让自己停止思考这件事，因为再继续想下去可能陷入泥潭。  
从对面传来了惊讶的声音，你以为是谁的错啊？没有自觉真是罪孽呢。  
“虽然已经是年末了，但你的工作没问题吧？做得还好吗？”  
“托你的福，进展得太好了，将来会成为有前途的精英社畜的。”  
“这样啊。那岂不是‘树大招风’吗？”  
“是吗？但我没听说别人这样说呢？不过也不敢完全否定。”  
不能否定呢……比企谷君绝对不是笨蛋，不如说非常优秀。因为他被委托的工作会做得很好，所以就算是超过了自身应该做的工作也不会拒绝。  
也许正是因为这种情况使得他有时还挺忙的，别看现在每周五邀请他一起吃饭，但前几周还被拒绝过几次。  
而且，所谓的人类社会到哪里都是一样的，越是优秀的人越难生存。  
不管是社会人还是学生，什么都没改变。  
至少现在这一时刻对他来说是能够安心的就够了。  
“你怎么样了呢？”  
“这周也平安无事的结束了。我们公司的员工比我还优秀。”  
“哇，竟然还有比你优秀的，那不是像你姐姐一般的人物到处跑啊。”  
“如果是那样的公司，我现在就辞职了。”  
“也是呢。”  
店员把我点的菜送过来了。顺便撤下了空啤酒杯，点第二杯。  
“你是不是喝的有点快？”  
“没有那样的事哦。”  
“你喝醉了？”  
“没有，才这么一点呢。”  
我是不会喝醉的，因为如果喝醉了，好不容易才能和你在一起的时间就白费了。  
就算是一分一秒，我也想把这段时光铭记于心。因为光是这样我就能再努力一周了。  
“比企谷君，在点一份皮をもう吧（这啥啊）吧，之前试过的黄油也很不错。”  
“好好。”  
我喊了一声，服务员就送过来了第二杯啤酒。就着皮をもう和盐，啤酒也很好喝。（这翻的啥，我自己都读不通…….⑧管了，反正不重要）  
吃着美味的烤鸡肉串，我发现本应点单的比企谷君却盯着我看。  
诶？难道你没这么吃过吗，很好吃的哦？  
“怎么了？”  
“不，虽然事到如今，但雪之下和烤鸡的组合总觉得怪怪的。”  
“哎呀，那下次就去高档的意式餐厅吧。”  
“对不起。既没有那么多钱，也吃不出什么味道。”  
“是吧，我也喜欢这家店。”  
连我自己都习惯了。在这里一边喝啤酒吃烤鸡肉串，一边和比企谷君聊天。  
你又是怎么想的呢？你会不会特别期待一起度过的这段时光呢，你是否认为我对你来说很重要呢？  
还是说，这么想的只有我一个人呢？  
如果你和我一样珍惜这种时光的话，那就没有比这心意相通更能让我高兴的了。  
对于现在的我来说，和你一起度过的这段时光，是比什么都重要的、特别的事物（事物翻得不太好，但我想不到什么其他的词了。）  
“我觉得应该要有点进展了。”  
“你在说什么？”  
“不，只是自言自语罢了。比企谷君，玻璃杯空了哦？再喝点吧。”  
“我们喝醉后你是打算干什么吗？我钱包里只有这么点钱哟。”  
“是呢……让你送我回去？”  
“额……”  
呼呼，脸变得通红了。真是可爱啊。虽然这么说了，但并没有做这种事的胆量。不如说，就是因为比企谷君不会趁着喝醉对我出手这件事让我很困扰。（解释下，原文是“送り狼”，机翻不出，我猜是指送别人女孩子回去后出手的意思）  
嘛，如果双方连这种事都能做到了，就不会一直止步于现在的关系而停滞不前。  
双方的内心都充满了胆怯与迟钝。  
“你已经喝醉了吗……”  
“那么，你要怎么办呢？”  
应该没有喝醉吧，大概。

虽然已经是三月份了，但夜晚依旧很冷。  
寒风让被酒精烧过的身体变得凛寒，但只要你在我身边，我的心就暖暖的。  
“虽然是刚才的话题，偶尔试试烤鸡肉串之外的说不定也不错呢。”  
“高级意式餐厅可不行。”  
“放心吧，我会给你选几个便宜的小酒馆。”  
“那就好。”  
互相之间的交流令人舒适。只要和你对话，就会给我带来笑容。  
其实我是想邀请你到我家来试试我亲手做的饭菜。只是我还没有这个勇气。  
也许你也和我一样、没有勇气开口邀请我。  
周围的店都关门了，路上只有我们两个。街灯和繁星交相辉映，月光洒满了整条道路，而我漫步在你身旁。（沃日，好美的意境啊，我哭了。）  
只是这样和你一起走着，我就很满足了。  
但不行呢，不能这样一直下去。  
不变的东西的确存在。你的眼睛，你的背影，你的言语。表面上你似乎什么都没变，但——  
你内心到底怎样呢？  
“啊，雪之下。”  
“什么？”  
啊，这个也是。这个也和那时一样，你呼唤我的声音。如果是其他人听到了，可能会觉得这声音听起来既不高兴也不积极。  
但，这却是深深的镌刻于我心中的、珍贵的声音。  
“我知道你可能没有这种想法，”  
为什么还要夹带一句开场白？  
视线转向前方的比企谷君，正直直地盯着我眼睛。  
“我喜欢你，所以，请和我交往吧。”  
  
  
  
  
  
用我最喜欢的声音，笨拙地编织着简单的语言。

思考停止了，脚步也停下了。  
比企谷君也自然而然的停了下来，目光依旧紧紧盯着我的眼睛。  
等、等一下，等等。诶？难道是我被告白了吗？阿勒，骗人的吧？不是在做梦吧？别回过神来发现自己躺在自家床上这种情况啊？  
不管这些有的没的。  
什么嘛，我还以为你没有这个想法呢。我还以为只有我怀抱这种目的来每周五邀请你一起吃饭，结果最后我们俩竟然不约而同想到一起了。  
不回答可不行呢。我也喜欢你，我也想和你交往。  
但是，多余的思绪萦绕在脑海里，使得我无法很好的表达出来。在喉咙深处哽咽着，只有毫无意义的叹息漏了出来。  
比企谷君不知道是怎么认为我的反应的，但他很快就移开了视线，别开了身去。  
“不好意思，就当没发生吧。天也变得越来越冷——”  
“等等…….！！”  
我拽住了他正要离开的衣角，强制停下了他的步伐。  
再次回头时，你的脸都被染红了。虽然有点不合时宜，但我还是觉得很可爱。  
那我是什么表情呢？  
老实说，他的话让我太高兴了，差点就要哭出来了。鼻子深处一直在发酸。与之前摄入的酒精无关，我现在整个脸上都在发热。  
不管什么样子都没关系。就算是难看的表情也没关系。因为、就算这样的样子，我还有想要说出来、想要传达的东西。  
“我不会认为你刚刚的话没有发生的。”  
赋予了明确意义和内涵的话语，应该传达到了吧。放开他的衣角，握住他的手，决不放开。  
那只比我大又硬的手，用力的握住。  
“我……我…….我是…..！”  
事到如今胆怯的我自己再次来妨碍我。明明有想说的，明明有想要传达的，却无法迈出最后一步。  
面对如此胆怯的我，你的手反而紧紧握住了。非常温暖，非常柔软。边颤抖边抬头仰望着的你，不能说多么从容，反而像是被逼迫着一样拼命的表情，但是——  
“雪之下我再说一遍——”  
就算有重重阻碍，就因为是这样的你，我——  
“我一直喜欢你，从那个时候开始就一直喜欢你了。所以，请和我交往吧。”  
一直忍耐着的东西从视野中满满的溢了出来。但我依旧挤出笑容。不能说很漂亮，但就算是这样乱七八糟的笑，你也会接受。  
“我也喜欢你。我非常喜欢比企谷君哦。”

1. 午间休息  
   “比企谷君”  
   某天的午间休息时间，偶然的同一般只在放学后才能碰到的雪之下邂逅了。  
   “雪之下，午休时间碰见你还真是少见啊。”  
   平时雪之下午休时都是在活动室和由比滨一起吃中餐，但今天由比滨被三浦邀请了。  
   难道雪之下一个人变得寂寞了？  
   不，不可能的吧？这可是那个雪之下。  
   在买饮料的路上这种地方碰到什么的，真是奇怪。  
   “恩，说的是呢。”  
   “有什么事吗？”  
   “啊、阿诺……诶多……”  
   “怎么了，说话遮遮掩掩的，真不像你啊。”  
   想说什么就毫不犹豫的说。  
   这才是我所知道的雪之下雪乃。不过可能就算是她也有不能直接说出来的事吧。  
   “啊，要是很难说出口就不用说了。抱歉问了奇怪的问题。”  
   “不、不是…….不是这样……”  
   到底怎么了？  
   那个叫雪之下雪乃的人，竟然一边畏缩着一边用泛红的脸看着这边。  
   虽、虽然是很可爱啦，不过到底怎么了？  
   “那个……能让我吃午餐吗？”  
   “.…..啊？”  
   “其实我便当忘在家里了……”  
   真少见啊，这家伙竟然会忘记东西。  
   不过雪之下也是人类，大概会有忘带东西的时候吧。  
   “那别的人呢……比如说由比滨？”  
   “今天早上我偶然在校门口碰见她了，但不知道为什么她骄傲的说‘今天的便当是自己做的哦’”  
   啊……那的确没办法了呢。  
   由比滨料理技能全无。  
   只有不会做饭的人才会想着放一些秘藏的味道。  
   那是侍奉部最早的委托，我和雪之下都经历过。那家伙会不会今天就死掉呢，死因还是今天的便当……  
   总之祈祷平安吧。  
   “话说我也只有面包……”  
   “足够了。不好意思，明天把钱还你。”  
   “不，没必要，毕竟我总是受到你的照顾呢。”  
   一直以来都是看着就很贵的红茶，以及那些相应的高档茶点之类的，真的很受这家伙的关照。侍奉部的时光也成了我上学的乐趣之一。  
   相比之下午休的面包就完全不算什么，反而是我对于只是便利店的面包感到愧疚。  
   “诶，抱歉，就只有这么多了。”  
   “没问题。谢谢你了，比企谷君。”  
   “喔。”

雪之下坐在旁边，小嘴张开，咬着我刚刚给她的面包。  
真是可爱……  
话虽如此，我还是不怎么习惯被这家伙直率的道谢…….身体痒得要命。  
“喉咙有点干啊，只吃这个的话……”  
一段时间无言的吃着后，雪之下嘟哝了一句。的确，没有饮料的话的确很难受。喉咙就像河童一样（什么鬼比喻）。  
“饮料也忘了吗？”  
“嗯……不好意思，可以给我喝点那边的黄色易拉罐吗？”  
这么说着，雪之下伸着手指指向的是我旁边的max咖啡。  
“不、那什么，我已经喝了一半了……”  
“没关系。”  
“不、我是没关系……”  
我直接的就说出来，这个我喝了一半的max咖啡……是间接接吻吧？  
成为高中生还说什么间接接吻可能有点怪，但毕竟我没有和家人之外的人间接接吻的经验。  
话说雪之下意外的是不在意这种的类型吗？  
“虽然从我这问有点奇怪，但这是间接接吻哦？你没关系吗？”  
“不、一般来说有问题吧……话说你不在意吗？”  
“并不是不介意，只不过是你的话没关系。”  
雪之下这么说着，从我旁边拿走max咖啡并且喝了一口。  
这家伙还真这么做了……  
看着就让人害羞…….  
这里还是试着改变话题吧。  
“话是这么说没错，但我最近也想每天都喝你泡的红茶。”  
“诶呀，我把这当做求婚来接受行吗？”  
“为什么会这么想……我想说的是，比起max，你泡的红茶更好喝一点。”  
“真开心啊。你以前可是说过那种看上去就不健康的饮料要好喝一些，看来你也变了呢。”  
“的确，虽然是被你改变了才对。”  
实际上我的确变了吧。  
要说是被特定的某一个人给改变了是不准确的。  
平冢老师、由比滨，然后是雪之下。  
在侍奉部度过的时间对我来说也是很宝贵的时光，是我变得可以去依靠别人了。  
有了能从心底都相信的人，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改变吧。  
“预备铃响了呢。”  
午休结束的铃声响了。  
也宣告了我和雪之下共同度过的时间结束。  
“放学后见。”  
“啊。”  
雪之下拂了下裙摆，回到了校舍。

放学后，在侍奉部偶然看见雪之下的包里面有饭盒和水壶什么的，一定是心理作用吧……？

1. 对于八幡过于喜欢而无法变得坦率的雪乃  
   虽然有点突然，但是我喜欢比企谷君。  
   那个怎么说，已经是最喜欢的程度了。  
   早上起来首先考虑的就是比企谷君的事，上学后也是，吃午饭时也是，放学后社团活动时也是，晚上睡觉前也是，满脑子都是关于比企谷君的事。  
   可以说从早上好到晚安都是比企谷君的事。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就是有这么喜欢比企谷君。  
   很想把这份心情传达给他，但一旦他出现在面前，就紧张得说不出话来。  
   不能再这么下去了，今天一定要像他告白。  
   不是和往常一样互揭伤疤的骂战，而是把我对于比企谷君的思恋传达给他。  
   我会加油的，雪乃！  
   ————

因此，放学后我像往常一样在部室等待着。  
没一会门把手就响了，部室有人进来了。  
是他。说实话，从走廊的脚步声的节奏中就已经知道是谁了。这也是因为对比企谷君浓浓的思念而获得的超能力。  
“你好”  
“噢”  
结束了日常的对话，比企谷君马上就坐下了。  
比企谷君，今天也很棒呢……我已经掌握了他们班级的课表，知道今天有体育课。偷偷地加深呼吸，在他没发现的情况下吸满他的气味。啊……真是幸福。  
一边感受着这样的幸福，一边看着他打哈欠。看他的样子，可能今天体育课太累了。  
等等，那是什么？木里（不行了），太可爱了，实在木里（不行了）。  
他那死鱼眼里闪烁着几滴眼泪，拼尽全力对抗困倦的样子太可爱了，已经没有更可爱的事物了。我现在真想马上拍照然后拿来装饰房间。啊，如果那样的话不如直接把比企谷君带回家。

“……？怎么了雪之下，我的脸有什么吗?”  
牙白牙白（糟糕）。不知不觉看入迷的事败露了。虽然这样不行，但这是因为他太可爱了。没错，我什么都没做错。如果某个地方突然出现了天使，那么不管是谁都会看入迷对吧，这也是同样的道理。必须得让他明白（看入迷是因为他太可爱）这件事。  
“不，没什么。但如果硬是要说的话，是因为有两颗腐烂的眼睛在一直盯着我看。所以呢我就想与其这么腐烂下去不如拿过来，而你没有了这腐烂的眼神是不是会好一些？要是你不想去医院取下来，来我这帮你取也行。”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但我好像被气势汹汹的大骂了一顿……我的眼睛到底……”  
啊货（笨蛋）吗？我是笨蛋吗？！为什么我一开口就是骂人的话语呢？今天不是决定要坦率的说出心中的想法吗？雪乃喏—八嘎！  
啊，但有点沮丧的比企谷君也很可爱。不对，不道歉的话不行。确实不能说你的眼睛很好看，但即使如此也要把我的想法传达给你：虽然你的眼神不好，却美妙而温柔。  
“对不起，是我太美丽的错，所以你会用嫉妒的眼光看着我。但是我不会去改变我的容貌。弘托尼括没大赛（真的很抱歉呢）。”  
“好的，我知道你对自己很有自信了。而且我也明白我的待遇太过分了。”  
什么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为什么会这样啊啊啊啊啊啊啊！！！  
为什么不能坦率呢……我太美丽是什么鬼啊，自恋狂吗瓦塔西（我）？已经受够了……开额咯（我要回家）……好想回家抱着比企谷君的抱枕窒息而死，然后下辈子成为比企谷君的宠物……  
再这么下去，我就不能回头了。就算把自己的心情传达给他了，也绝对不会喜欢上痛骂自己的女人的。那种事，我是知道的。  
啊，总觉得，变得有点自我厌恶了。为什么会变成这么麻烦的女人呢？有点想哭……

正当我面如死灰自顾自绝望时，比企谷君突然靠近了我。  
诶？为什么？怎么了？  
难道我要被打了？  
也对啊，每天每天被这么骂的话，就算是圣人也会想揍人的。对不起对不起，比企谷君。我下辈子一定会成为能听懂你说的每一句话的聪明的宠物的，成为比企谷君喜爱的宠物。  
“啊，雪之下，你没事吧？脸怎么这么红？”  
正当我考虑下辈子的事时，比企谷君边说这话边用手捂住我的额头。  
哼！？？诶！？？诶！？我，喂，现在，对比企谷，这，手！？话说，脸很近！因为脸很近！！！什么，为什么？不是被打了吗？（这里直接用了机翻的原文，来表现小雪乃的惊慌失措）  
现在我的大脑出于宕机状态。只是了解到被比企谷君触摸的事实，我的身体就禁不住颤抖，体温也上升了不少，胸口嗡嗡作响。（就像高〇一样，滑稽.JPG）  
“没、没关系喵。神马都没有喵！”  
“是吗？别勉强自己啊，你本来就没有体力。”  
“知、知道了，快点把手拿开……有点害羞。”  
“嘛，如果本人都这么说了，应该没事了吧……抱歉呢。”  
不，没关系，不如说我才要说感谢。今天就不用喜额头了。顺便把刚刚近在咫尺的脸也好好记住，在睡觉时作为侍寝素材吧。  
等等，不对啊。  
为 什 么 会 这 样 啊 ！  
今天不是要全力对他撒娇吗？不是应该说身体不舒服然后邀请他到家里这样的大好机会吗？要是能邀请他一起睡该多好啊啊啊啊啊啊！！！！  
莫（已经）……不坦率不行了…

1. 比企谷君，最喜欢你了（作者：枡久野恭(ますくのきょー)）  
   “比企谷君，我喜欢你，最喜欢你了。所以，尽管迟了一天，还请你收下代表了我浓浓爱意的本命巧克力。”  
   2月15日周一，午休时刻的2年F班教室。今年也只有妹妹和妈妈的巧克力，在我正因为此消沉而假装睡觉的时候，雪之下来了。  
   雪之下来2年F班的情况实在是太少见了。在我抬起头准备问发生了什么事的时候……突然被爱的告白了。  
   雪之下脸颊通红，双眼湿润，看来并不是在开玩笑。话说回来，雪之下也不是会在这种事上开玩笑的人。  
   那么，我是真被告白了？雪之下喜欢上我了，对吧？  
   被学年第一的美少女告白了，没有女朋友的时间=年龄的我不可能不动摇。  
   “诶多……啊诺……索诺……”  
   要想办法说一些适宜的话啊。但是，因为脑子里全是雪之下的告白，使得我说不出一句话。这时就开始痛恨一直孤零零不善于社交的自己了。  
   “我，想成为比企谷君的恋人。”  
   坦白的说，我现在有一点摸不着头脑。  
   雪之下喜欢我？什么时候开始的？是什么契机呢？  
   我已经想不明白了。而且，因为雪之下告白的地方是人口密度极高的午休时的教室，这更加速了我的混乱。  
     
     
     
   “哟~比企鹅被正面告白了。雪之下同学，我户部支持你哦。”  
   “比企鹅同学，被雪之下同学色诱是不行的哦。因为你的肉体和精神都是属于隼人君的哦。腐腐腐腐腐腐！”  
   外面好吵啊。如果只有两个人的话，我还可以整理一下思路。但是在众目睽睽之下这是不可能的。我本来就不习惯被别人注视，现在我更紧张了。  
   “比企谷君，你能够接受我的心意吗？”  
   在户部与海老名或烦劳或起哄的时候，雪之下询问了我关于告白的答复。不应该成为恋人吗？  
   被雪之下告白当然很高心。如果只有两个人并且氛围好的话，我可能会兴奋起来。然而，这个不合TPO的告白却让我想爆炸。  
   在这种情况下，我不是很相信我现在的心情。虽然我是很喜欢雪之下，但是我想别人把我们称作恋人吗？因为中学时被伤害的契机，开始否定恋爱脑的我，对恋爱变得胆怯。不想考虑这种事啊。  
   如果和雪之下成为了恋人，我能给她幸福吗？  
   我成为恋人后，我自己能获得满足吗？

这些事我都搞不懂。于是我变得愈来愈不安。  
看来在回答之前需要一点时间啊。  
这是我现在唯一能够确定的事情。  
“拜托了，请回答我。”  
一脸快要哭了的表情。  
顺着这个气氛就这么答应是可以的。但是，对于她的告白，我想给出一个发自内心的、诚实的答复。我认为这是对那些鼓起勇气告白的人的尊重。  
为了能够给出问心无愧的答复，还需要一点时间啊。  
但是，被雪之下在午休的教室这样一个引人注目的地方告白了，我这里耽误太多时间是不合适的。  
因此，希望谁能暂时中断这一出告白闹剧。我的眼睛望向了一个人的座位。  
“由比滨同学的话，今天没来哦。昨天因为吃了自己做的便当而爆炸了。”  
在我说什么之前，雪之下如此开口说道。  
这么说起来，的确从一早上起就没看到过由比滨。因为在教室里极力避免过多的交集，以至于我根本就没怎么在意。看来她今天是真的没来啊。  
即使教室不同也知道今天由比滨没来，大概是因为关系真的很好呢【不，并不是……】。就算是不喜欢社交的雪之下也同由比滨每天都有邮件往来呢。  
不过既然由比滨不在，那就只能寄希望于别人了。  
我转向了川崎座位的方向。  
“川崎同学的话，今天也没来哦。现在应该在医院。”  
“雪之下和川崎难道关系不错，还会日常交互邮件吗？”  
她竟然看穿了我的想法？不不，更大的问题是，雪之下怎么知道川崎在医院里？难道在我不知道的时候，雪之下和独狼一样的川崎关系变好了？对于不善于交朋友的雪之下也开始变得圆润这件事，哥哥我可是很欣慰哦。  
由比滨和川崎都不在的话，就只能向外班的人求助了。  
这个时候能够依靠的就是学生会长一色了。赶快以学生会工作很急的借口，把我从这个教室弄出去吧。然后在那个时间里慢慢考虑关于告白的答复。  
很好，一色快点一通电话把我叫出去吧。  
“一色同学的话，今天也没来哦。现在应该在医院。”  
“一色今天也缺席哦！”  
怎么我认识的人这么多都缺席了？难道像流感一样吗？  
那么，低年级不行就只能高年级了！  
拜托了，城廻前辈。快用天然的巡☆巡能量扰乱雪之下的步伐！  
“城廻前辈的话，今天也没来哦。现在正在进行重要的大学入学考试哦。”  
“这次不是在医院啊。”  
我还以为她会重复的回答，结果却有一丝丝微妙的变化。  
但是，前辈不在学校这个结果却没有什么变化。  
如果这都行不通的话，就只能指望学生以外的人了。

为了能够尽可能大的破坏雪之下的告白节奏，只能召唤她姐姐阳乃了。  
那个时候我也会被玩弄吧，但是我已经没有办法了。魔王，召唤！！  
“姐姐在医院哦。”  
“显而易见的答案。”  
阳乃也不行的话，就只能用我的最终手段了。  
这个时候召唤她，按照社会一般立场来看，是不对的【瞎猜的：彼女をここに呼ぶのは社会的な立場上、気が引ける。】  
但是，这关系到了我的一生。为了得出一个深思熟虑的答复，必须要她的帮助啊。  
拜托你了，留美留美。你是我的最后希望！！  
“鹤见同学的话，正处在小学的严密监视下。【下一句似乎是说留美留美从学校里跑出来了：昼休みに学校を抜け出してある高校でストーキング行為を働いているって写メ付きの匿名でタレコミがあったのよ】”  
“事到如今，你是会读我的心吗？”  
我觉得我的想法都被雪之下看透了。  
而且，能够给与我帮助的女孩子们，都来不了了，这更让我难受了。  
今天的医院看来很挤啊。  
看来最近流行性感冒又开始流行起来了。在这个大病流行的时候真心希望你能饶了我。  
“……早就预料到了这种情况。不过，昨天受的伤还真是疼呢。但是，现在还不能倒下呢。”  
雪之下低着头自己说着什么。但是那都无所谓。现在的情况是，避免过快答复的办法都失败了。  
这样的话就用强硬的力量把这个不利形势彻底摧毁吧。  
比如，喝醉了酒的平冢老师的大暴动。  
“平冢老师的话，正抱着酒坛子沉睡在东京湾底下呢。怕不是直到下个世纪都不会醒过来呢。”  
“擅自缺勤可是会被解雇的啊……”  
原来今天的国语课时间是自习啊。  
但是，也就没有人能够阻止雪之下的告白攻势了。我现在的心里一片空白。  
然后，实际上留给我的时间就所剩无几了。

“比企谷君，难道讨厌我吗？”  
以一种快要哭了的表情看着我，看来如果说被我讨厌了会变得很可怕啊。  
难道有可以战胜美少女的泣颜的男人吗！  
“当然、不讨厌。”  
“那么……就是喜欢咯。”  
“额。”  
今天的雪之下一直在不断地发动正面强攻。但是，她并不是在戏弄我，反而十分认真。  
作为男人，我认为一直一直逃避是不行的。  
我已经有了觉悟了。一边整理语言一边下定决心。  
一边暗示自己，一边给出答复。  
“…………喜、喜欢”  
时隔好几年再次对女生说出了“喜欢”二字，心脏跳动不已。中学时期简简单单说出来的那句话，如今却好像要了我的老命。  
但是，即使我的HP已经降为了零，雪之下却还没有停止进攻。看来，直接来到午休的教室来告白的决心不是我能比的。  
“那是作为一个朋友的喜欢，还是作为一名女人的喜欢？”  
雪之下的问题更加深入了。Like or love。  
似乎把恋爱漫画中的终极命题和最应该回答的问题一起抛过来了。  
是否是恋爱对象。终于到了我不得不明确回答的地步了。既然接受了这个问题，就不能半途而废。  
现在就是认真回应雪乃的告白的时候了。【现在就开始叫雪乃了？滑稽】  
“那、那个，让我最后确认一下。”  
“如果我能回答的话。”  
深深地呼气，坐着这种没有什么男子气概的事。  
“雪之下你，是真的喜欢我吗？”  
虽然已经被告白几次了，但还是需要确定对方的心意。  
果然我就是这种在关键的地方变得胆怯而慎重的一类人啊。  
“恩，是的。我喜欢你，最喜欢了。这种心情绝对不会是假的。雪之下雪乃是全身心爱着比企谷八幡的。”  
堂堂正正说着喜欢我的雪之下真是太美了，仿佛看到了女神一样。  
而且，对于她坦白的爱意，我也安心了。我内心中有了最终的结论。

“我也喜欢雪之下。虽然一直没有正视自己的恋爱感情，但是我从以前开始就喜欢你了。”  
我最终答复了雪之下的告白。  
面对女生的告白，给出了深思熟虑之后的答复。  
虽然不是很有男子气概，但对于我来说能够正面给出答复就已经是一个奇迹了。  
“希望雪之下能够同意成为我的恋人，从今往后我也会改过自新的。”  
右手朝雪之下伸出，接过了她手中混合了浓浓爱意的巧克力。  
雪之下的眼角陆续出现了一滴又一滴的硕大的泪珠。原本快要哭的脸变成一幅已经真正哭了的美颜。  
当然，雪之下并不是悲伤地流泪，而是一种喜悦的泪光。  
“当然。我答应成为比企谷君的女朋友。”  
看着一边擦拭泪水一边答复的雪之下，教室里爆发了热烈的欢呼声与掌声。大家都很高兴看着我喝雪之下成为情侣啊。  
班级最下位的我能够交到最上位的女友，这种犹如恋爱喜剧的展开让每一人都兴奋异常。  
  
  
  
“比企鹅、不，比奇苦，你竟然在教室这个大庭广众之下被学年第一的美少女表白了，你真是个恋爱马斯特啊。”  
“我知道的，比企谷君，你是为了和隼人君保持糜烂的肉体关系而和雪之下同学假装成为恋人、假装结婚的吧。雪之下同学，这可是女人最求的天下第一的乐趣啊。”  
好吧，一部分是庆贺我，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  
“就这么成为了你的女朋友，简直像做梦一样。”  
雪之下大胆的扑到了我的怀中。这种恋爱漫画一般的行为不禁让我觉得惊讶，但是被刚刚交到的恋人抱住，我不可能不开心。我战战兢兢的把双手绕到她的背后。身体每一处都感受着雪之下的体温，我现在可以说是非常幸福了。  
“最喜欢你了，比企谷君。”  
并且被再一次的告白了。幸福冲上了头，让我无法思考。  
“我也是，最喜欢雪之下了。”  
以一种被幸福冲昏了的头脑，说出了以前基本不会说的话。我现在有点觉得以前的那个有话却说不出口的自己真可怜。但是，现在的我很幸福。  
就这样，一直和雪之下抱在一起——有了这样的想法。但是，这里是午休中的教室，这个梦想注定只能成为空想。  
响起的钟声无情的宣告了离午休结束只剩五分钟了。雪之下必须要回到J班的教室了。正当我这么想着的时候——  
“比奇苦、不，恋爱大师，请在这里给我们看看你们交往后的第一次亲亲吧。”  
“对对，亲一下!”  
““亲一下~亲一下~””  
户部却给我煽动起了意想不到的局面。  
被同学们看着，要和雪之下接吻。  
而且，正如户部所说，这是成为情侣以来的第一次接吻。  
一般来说应该是直接就拒绝了。  
但是，被大伙目睹了这一出表白大戏之后，我不知为何变得兴奋、变得大胆起来了。  
“户部说的很让人为难啊。况且现在也没有一种适合接吻的气氛……”  
“雪之下，我们就现在在这接吻吧。”  
“诶？！”  
仰望着我的雪之下的脸由惊讶慢慢变成了可爱的红色。  
“我，想夺取你的嘴唇。”  
“……大家，都在看着呢……”  
怀中传来了害羞的声音。但是，即使听到了那个声音，我的内心也不会停止造作。  
“啊啊。我想让大家都知道，雪乃是我的东西。”  
“雪乃什么的……好强硬啊，八幡君。如、如果你希望的话，那好吧。”  
雪之下因为被叫了雪乃而再次涨红了脸。  
用名字相互称呼的话，似乎很有作用，因为我得到了接吻的许可。  
我决定立马实行刚刚被认可的行为。  
“虽然被大家看着有点不好意思……我的爱意，请你收下吧。”  
“那是我的台词。”  
闭上了眼睛的我们，双脸的距离越来越近，直至变为了零。  
在我们的唇相接的一瞬间，教室里爆发出了潮水一般的欢呼声与掌声。  
“再一次的，我喜欢你，雪乃。”  
“我也是，八幡。”  
虽然我的情人节晚了一天，但却收到了一生中最好的礼物。

1. 比企谷的相亲被破坏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  
   “哎呀？难道这种事都不明白吗？看来不光是眼睛，连头也腐烂得很厉害啊比企谷君。我破坏了你的相亲，所以你现在回到了这里，懂了吗？”  
   说句老实话，现在我挺讨厌这种就算逃避了许久还是成为了社畜的年轻的自己。比企谷八幡被老板强制安排去相亲，但比企谷八幡的相亲却被旁边这一副无恶不作的雪女破坏了。夜露死苦。  
   真是漫长的自我介绍啊。用更加简洁的话就是：【速报】比企谷八幡人生第一次相亲被高中的旧识给破坏了。  
   这是什么？意义不明啊。我轻轻的闭上眼睛，回忆起几个小时前的事。

“阿里嘎多。比企谷八幡desu，请多多关照。”  
前一天被高管叫住、然后被他们随便安排着去相亲、然后就决定是今天相亲。我也没办法，比较对方是我们公司老板的女儿。  
这是什么？我被骗了？失败会被被人说三道四、成功了也会被认为是家族裙带关系而又流言蜚语。别这样好吗。  
但作为人生的第一次相亲，我能流利的说出自我介绍而不咬舌头，不错哦，瓦塔西。  
“我叫切土朝日。经常从父亲那里听说关于比企谷先生的事，请多多关照。”  
被对面回了个请多关照。怎么办？  
“啊，那个，这倒到底是怎……？”  
“恩，我已经从父亲那儿听说了。为了巩固公司内部的团结，我们两个人成了祭品。”  
用一副美丽的笑容说着。一副特别美丽的笑容。  
诶噫噫噫噫噫噫。但为什么眼神完全没在笑呢？说不定这孩子不喜欢这样吧？话说肯定是因为这样吧？都说了祭品这个词了。相亲对象就是我，啊，我好想哭。  
“.…..嘛，很讨厌吧？这个时代还相亲什么的，况且对象还是我。”  
“呵呵。自己这么说自己，果然和传闻一样是个有趣的人，比企谷先生。我并不是讨厌比企谷先生哟。只是我有恋人。”  
真的？你有男朋友？原来是现充，现充都爆炸吧。让我去死一死。  
但是话说回来了。听到这个信息了，我就可以以此拒绝这次相亲。虽然并不是不能结婚什么的，但毕竟双方在公司内有关系，所以这个相亲必须得不成立…….  
切土桑看我不发一语，微笑着说。  
“没关系的比企谷先生。比企谷先生在想办法让这场相亲失败吧。但是我不是第一次相亲了。”  
“.……这样吗？”  
“我每次相亲的时候都会告诉对方我有心爱的男朋友。如果那样的话，对方也那样做的话，这个话题就没有缘分了，就这么说吧。但是呢。我爸爸不会放弃。战略结婚？这个家伙。我曾经叫过我男朋友去相亲，可即便如此，父亲还是再提起相亲的事”  
好可怕。切土先生的父亲可怕。话说我也是客户企业的社长，所以见过几次面，但没见过那样的人。果然不像人啊。（上面这两段是机翻原文，不影响剧情，翻得也还行，贴出来给你们体会体会机翻是个什么感觉）  
“那么……应该要怎么办呢？”  
真是麻烦。我就算失败了，下次相亲就应该没我事了吧。但切土桑不一样。就算相亲失败，相亲的话题也会再被提起，哪怕是带着男朋友去也一样。就是说社长不会轻易放弃啊。  
“诶，所以呢，虽然很抱歉但我擅自调查了比企谷你的来历和私生活。比企谷你的朋友很少，少到吓我一跳。但就算这样比企谷你也还是有朋友——我知道你和一家比我们公司还要庞大的会社的千金有来往。”  
切土先生微笑着说着，但我后背一直抖个不停，全身都起了鸡皮疙瘩。因为我认识的人中只有那家伙符合条件。  
哎，你问我为什么现在才提起来？你就装作若无其事的被我提起好了（这句话可能是作者借八幡之口和我们阅读者对话来吐槽自己，指代关系复杂，机翻根本看不懂其中逻辑关系，原文：哎，这是什么话？你为什么现在提起那件事？你装作若无其事地被我发现了吧？）。  
“被比我们公司还庞大的公司的千金抢走了相亲对象，父亲和周围的人知道后肯定很丢脸吧，那么相亲的事情就应该不会找上我了。”  
看着现在仍然保持不变的笑容的切土桑，我现在只想夺门而逃。因为归纳起来…….亚达亚达…..希望不是…….  
“啊，那个….虽然话是这么说…”  
“诶。就和比企谷先生想的一样，我努力和那位联系后告诉了她这个会面地点。”  
OK！！！！！！！！！！！！out！！！！！！！！！！！！！！！！！！等一下！！！！虽然话是这么说没错但是请等一下！！！！！！！！！！！！  
我冷汗不止，尽全力想在于切土桑的对话中找到希望。  
“那、那家伙，来、来这里了吗？”  
“啊，从昨天起就没见到了呢，比企谷君。我是来抓你的。”  
雪女——雪之下雪乃来了。  
我，完了。

“雪、雪之下喵……”（咬到舌头的八幡真可爱）  
“雪之下桑！来了吗！！让您久等了！！那么，请您抢走比企谷先生吧！！”  
今天第一次见到切土桑眼睛中都有笑容的微笑，对比之下是我呆住的表情，雪之下一定觉得滑稽吧。  
“恩，请允许我这样做，切土桑。好了，比企谷君别发呆了，走了。”  
我被迫站起来，然后就被雪之下带走了，最后走的是切土桑。  
“很抱歉用了这种方法，比企谷先生。但是比企谷先生也差不多该给出答复了，雪之下桑还在等着呢（一语双关，厉害）。撒，再见。”  
怎么说了，这之后就看她父亲怎么看这件事了。但愿她和她男朋友能够一直在一起吧。  
因为切土桑，我今天虽然是第一次见你，但我感到害怕。那时和阳乃桑与雪之下不一样的恐怖。请赶快安定下来吧。（这里指尽快结婚来抑制这种气场的发展）  
于是我就被雪之下带到了公园，回到了开头。  
“那么，腐朽谷君和谎言谷君，有什么要解释的吗？昨天你说你今天有预定，说是工作上的事吧？为什么不告诉我你是去相亲的呢？”  
看来是相当的生气呢，雪之下。从长久的来往中我还是能明白这一点的。  
“那个…….反正我会拒绝相亲的，所以不说也可以吧。”  
没错，我一开始就准备拒绝相亲。如果依靠那种方法的话，不知道我以后的人生会变成什么样。  
“这样啊。那么为什么咬定自己会拒绝呢？切土桑会拒绝是因为她有自身的情况，但她可是十分美丽的人哟？而且拒绝相亲什么的，你难道有心上人了？”  
雪之下带着和切土桑一样眼睛不笑的笑容追问道。你还真打算在这里做个了结吗？话说回来，为什么露出这种笑容时周围的人都不害怕呢？难道，周围都是怪物吗？  
但是我也是男人……我这种情况，不如说是我一直逃避的恶报。这么一直逃避下去可不行，我也差不多该面对真实的自己了。为什么我一开始就打算拒绝相亲呢？为什么我没有把相亲这件事告诉她呢？那是因为——  
“因为我有喜欢的人了。我只能考虑和那家伙在一起，所以一开始就打算拒绝相亲。那家伙比什么都可怕，要是知道了我要去相亲，绝对会到相亲现场把我揍一顿。”  
“.…..你还真是不坦率啊。如果你不明确的告诉我你喜欢的人是谁的话，我是不会和你结婚的。”（我没翻错哦，二小姐故意这么说的）  
“.……啊”  
我的脸应该已经通红了。但是，既然雪之下这么说了…….该死，这什么情况？公开处刑吗？等等这不是一回事吗？啊，没办法了，只能好好说出来了。加油啊，我自己。  
“我喜欢雪之下雪乃。希望你能以结婚为前提和我交往…！”  
说了。我坦率的说出来了。虽然已经得到了答复的一半，但还是很紧张。我紧紧地闭上了眼睛。  
“好高兴。我一直等着你这句话。”  
战战兢兢的睁开眼睛，却发现面前留着泪的雪乃（改变称谓了）。我战战兢兢把手环过雪之下的背上，轻轻地把她抱进了怀中。  
“阿拉，突然之间很积极呢。我倒是希望你能早点这么做。因为我也一直很不安啊。”  
“不好意思，但毕竟我就这样。”  
“恩，是呢，我也就喜欢这样的比企谷君。”

这样说着，雪之下也把手环绕到了我的背后并轻轻闭上了眼睛。这是表示那种事吧？我不客气的靠近了雪之下的脸，亲吻了她的嘴唇。  
不知道过了几分几秒，接吻后雪之下放松了身体，并露出了微笑。  
“呵呵。我会接受的，比企谷君。我们以结婚为前提交往吧。”  
“啊啊，虽然一直等到了现在才说，但我一定会给你幸福的，约好了。”  
“虽然我现在已经很幸福了。好吧，那我就稍微期待下吧。”  
“请不要那么期待。”  
这样说着我们相视笑了起来。然后再一次接吻，交换誓言。  
切土桑虽然不知道解决问题了没，但要是她们也能好好的变得幸福就好了。只希望我们成为夫妻时，她也能和自己所爱之人喜结连理。  
恩，虽然一直在思考怎么办，但是——【喜讯】和被破坏自己相亲的人结婚——这样的标题应该不错。

1. 雪之下雪乃想做公主  
     
   无论是谁，都会有与往常不同的假日。一个经常宅在家里的人，也会大约一个月出去一次，购购物或是溜达溜达来稍微转换一下心情。  
   而我也是这种人中的一个。虽然是难得的休息日，但今早起得特早，准备上街去看看新的动画周边或是轻小说的新刊，这也就是所谓的宅生活。  
   自己竟然在往常睡回笼觉的时间里在外面买东西！从休息日的早上就外出的我真是太伟大了！品味着神秘的优越感，心情竟然还不错。但如果被说“那既然如此你每周都这样吧”的话，就立马感受不同了。偶尔出去没关系，每周都这样就会变得和去学校一样没劲。唉，要是学校2天去1次的话，集中力都会变好吧，干脆现在就得向文部省上报这个建议算了。  
   偏题了，总之今天我绝佳otaku生活进行中。地点当然是东京的某著名电器街（秋〇原），现在都登上了当地的导游手册，成为了一处著名景点。  
   只是，今天和以往的宅活有所不同。对，有所不同。  
   本来这个活动不是什么光明正大的事情，得自己单独进行。大家埋头于自己的兴趣，一般不会感受到其他人的视线。  
   但现在，我感受到了动漫店里的客人，甚至包括店员在内的全部人的视线。我也知道这个原因：现在在我旁边以一种胆怯、轻蔑和困惑的表情站着的，是全校第一的美少女。  
   “那个、比企谷君，这个……《今期嫁》是啥意思？”  
   为什么，我会和雪之下雪乃一起行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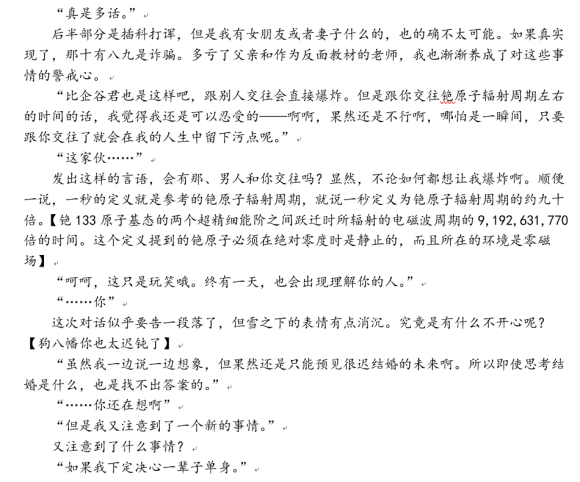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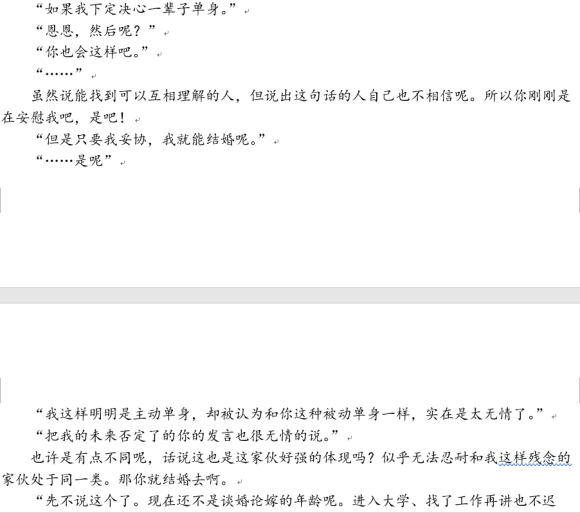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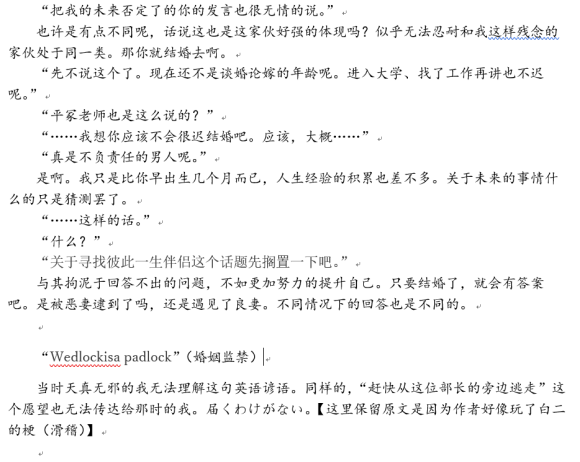
“哎呀，竟然在这种地方碰面，真是奇遇……这么说似乎有点不对。”  
刚到车站的月台就听到了熟悉的声音。话说求求你别用那种说法了，会让我感觉还在学校里一样而十分郁闷。如果我是神的话，现在就让巨人大暴走而让超能力者为难（什么梗…）。  
“这样啊。能在假日里遇见我，你可真是太幸运了，毕竟我一般都在家里呢。”  
“为什么你能在公共场所理所当然的说出这种话……算了，说起来你要去哪？”  
“那什么……买点东西啦。”  
“你会自己买东西可真是少见。希望今天下午别下雨就行。”  
“话说你能别觉得别人买个东西就很稀奇好吗？你才是要去哪啊。既然想让别人说，自己不说可不厚道。”  
“诶、我是……我、我只是想散个步、你有什么意见吗？”  
雪之下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变得有点慌张。  
“为什么要用这种会吵起来的语气……我可没有什么要抱怨的哦。”  
这么说完后，两人之间就没了交流。  
就这样无言中，时间过去了几分钟……求求了，电车快来吧，各种意义上都很累。[后面一段梗没看懂，就不翻了]  
就在我闲得无聊想这些有的没的时，她的声音传了过来。  
“那个，比企谷君”  
“...怎么了”  
“那个，你想买什么呢…”  
哦，雪之下，这个问题可相当不好呢。  
宅男中流传着“最破坏气氛的话当属‘去买什么’”这种说法。  
这时候如实说“漫画”，对面如果就识趣的结束对话还好。  
但如果对面反问“御宅物品吗？”就等于是说“哇，恶心”。明明对面什么错事都没做，我们却受到了很大的伤害。  
如此，我到底该怎么办呢？  
“那什么，就是…书籍”  
这种回答可能有点过于无可非议，再加上稍微紧张的语气，可能感觉上就更奇怪了。  
“……感觉有点不对劲。难道是什么不知廉耻的书吗？”  
“不是。绝对不是那种书……大概”  
虽然我这么说，但光看封面的确可能有点不知廉耻。最近的轻小说有封面就露出胖次的。  
这种时候，还是说清楚点吧。这家伙应该知道我看的书…….应该知道吧？  
“就是那种、所谓的宅男读的……就是那家伙啦。”  
“啊，原来是那种书，我懂了。”  
你懂了什么？绝对会从明天起就翻白眼看我、在社团活动中也会说“不要靠近我变态”。这什么啊……心都碎了啊！  
真的是心碎了哦，绝对不是兴奋哦，真的！  
也许是因为寒冷，我没搞清楚雪之下接下啦的冲击性发言的意思。  
“我也要和你一起，买东西。”

以上就是八幡我今天的周六剧场☆daze  
而现在雪之下正在用和狮子对峙的老虎一般的眼神看着轻小说封面。这个例子有点诡异啊话说。  
“比企谷君，所谓的‘蹭得累’到底是……”  
“嘛，这就是某种属性。从最初对主人公口不饶人，随着时间的流逝却慢慢变得娇羞的那种女性角色。”  
顺着这种氛围，雪之下向我求教了轻小说标题中各种御宅用语的意思，仿佛是想要了解御宅文化的全部一样。  
怎么说呢，这个女人只要有不知道的就会去想知道。这家伙会因为好奇心而行动哦，过了几天是不是就要说出“我很好奇！”这样的话了。啊，说道这里我想起来我还忘记买那本书了，一会就去买。  
“原来如此，比企谷君。话说比企谷君现在在读哪本书呢？”  
大致的说明结束后，雪之下问了这样的话。话说……你难道开始感兴趣了？雪之下，马萨卡你对轻小说来了兴趣？  
虽然无法想象雪之下这家伙会陷入轻小说中去，但就算是雪之下也是能读懂那个、那种亚文化的东西…毕竟有那种啊。  
“这个《オタサーの姫にガチ恋してみた結果ｗｗｗ》（大意是和宅社团公主恋爱结果www，很有可能是这本书的梗：オタサーの姫と恋ができるわけがない。）。标题有点那么，不过是个内容挺有趣的恋爱喜剧哟。而且是在最近的潮流中罕见的非后宫向小说（这又有点向线嫁….）。”  
“诶？公主？是关于公主的故事吗？”  
“不对不对。大学里有很多社团吧，而其中御宅族们聚集的社团就叫宅社团，基本上都是男生比较多。而如果其中混进去了一个女生，周围的男人都会很容易对其陷入爱河。而女人也利用这一点获得来自男性的殷勤。这种我们称之为宅公主。”  
这部作品讲述的是，主人公真的爱上了宅公主，为了和她交往而使用各种努力和战略接近她的故事。作品背景设定不算很优秀，但光看内容即使作为传统恋爱小说也是能卖出去的水平，即所谓在御宅族外也引起了话题的作品。  
“还、还有这种故事啊，完全不知道。”  
“嘛，你不知道也正常啦。毕竟你不是我们otaku这个圈子里的。”  
“虽然如此……比企谷君”  
“哈？”  
“比企谷君也会对那种公主殿下抱有爱慕之心吗？”  
雪之下低着头，有些胆怯地等着回答。  
“是、是呢，从兴趣一样来看，可能觉得还可以吧。嘛，虽然我不知道就是了。”  
因为身边都是男性，只有一名女性而迷上宅公主，这种情况也是有的，但最大的原因还是因为兴趣一致吧。  
在御宅族这种少数群体中，如果能发现相同兴趣的家伙，即使是同性也会情绪高涨，而要是异性的话，发展成爱慕也不是不可能。至于我的情况则是因为没有朋友所以我也不知道，啊，“我不知道”真是方便的词语呢。  
“这样啊……”  
这么说着，雪之下看起来有点没精打采。

买了很多东西后，离开店子时已经是傍晚了。时间过得比想象要快啊。  
“那么，差不多要回去了吧。”  
“是呢。”  
直到最后，雪之下都陪着我购物。本来说的明明是散步，看来雪之下也挺闲的。  
“那就去车站吧。”  
这么说着，我正要走去车站。  
“等一下。”  
雪之下拉住了我的袖子。  
“怎么了？”  
“能再和我一起来这里吗？”  
“啊？为什么……”  
话还没说完，我的脸就被雪之下拉到了她面前。在互相之间的呼气和鼻息都能被感受到的距离里，她低声说道：  
  
“因为我想成为只属于你的公主。”

1. 今天的议题：结婚

作者：Tomato Taylor  
“结婚是什么呢？”  
“什么？”  
在我和雪之下视线的前方，是一直保持着开着的状态的活动室大门。刚刚从那儿哭着跑出去的顾问老师实在是太可怜了。  
“关于结婚，你有什么看法吗？”  
“真是……先不说我，你又是怎么想的呢？”  
“跟现在对结婚意愿淡薄的年轻人一样，很普通。”  
普通？在姿容、学习、家世方面都十分优秀的雪之下的结婚意愿却不高，还是有点可惜了。即使没有考虑结婚，想与雪之下交往的男生应该也数不胜数。  
“最近的那次关于婚礼杂志的采访与取材，也对你没有什么触动吗？”  
“这么说来……”  
雪之下用自己的手托着下巴，做出了闭眼沉思的动作。这是一幅怎样的画面啊。那么，雪之下此时又想到了什么呢？  
“婚礼礼服也穿过了，就没必要再穿一次了？”  
“……喂”  
的确，穿婚纱是很多女生的梦想。正因为如此，得出了这个结果的思考过程十分残念。你妈妈要哭了哦。  
“开玩笑的。不用担心哦。【这句看不懂啊：流石にそこまで枯れてはいないわ】”  
“这、这样啊。”  
虽然是其他人的事，听了这个回答我也安心了。高兴吧，诸位男生，你们还有机会哦！【译者注：八幡死傲娇】  
“本来我就没说过我对结婚不感兴趣啊。”  
“那就是说……感兴趣？”  
“比企谷君，我也是会生气的哦。”  
我说，你生气是不是太频繁了？的确，回想她的发言，是没有明确提出她的观点……话说，你的笑容太可怕了吧。  
“哈……我并不是对结婚不感兴趣，只是现在还没有我喜欢的男人。”  
“一般说这种话的人结婚都会很迟啊。【不确定，原文：そんな事言ってて行き遅れるなよ】”  
因为这样就会找不到对方，而找到了的时候……就什么也做不了了。雪之下和平冢老师在某些方面有着共同的让人害怕的气息。不过没关系吧，大概？  
“比企谷君，结婚到底是什么呢？”  
“是什么呢？”  
今天的第二次交互。虽然并没有想解决这个问题，但这次雪之下的语气和第一次有了点区别。  
“虽然对于结婚的好印象不少，但也有许多坏的方面呢。”  
“是这样。”  
自古就有“婚姻是人生的坟墓”这种说法。后来也查阅了『小糠三合あるならば入婿すな』之类的东西【这啥啊】，也经常会听人们说起婚姻生活是很辛苦的。  
“我和你都是，相对于和别人在一起，更加珍惜自己独处的时间的一类人。”  
“是呢。”  
“说实话，我本无法想象出和一个男人平静相处的自己。”  
反过来，想象自己与一个女人过二人生活，对我来说好像也是不切实际的。最近一直在努力克服以前的创伤啊。  
“应该不喜欢很迟结婚吧？”  
“本来结婚的意愿就不强烈，所以不是特别在意。不过根据平冢老师的那个拼命劲来看，过了时间可能也会很焦急吧。你呢？”  
“本来‘结婚迟’原意是‘嫁的迟’，所以这个问题不适用于我。【似乎日语中是这样？原文：そもそも『行き遅れ』は"嫁に行き遅れた"って意味だから俺には不適だ】”  
“也的确如此。【小雪乃竟然认可了八幡的歪理？】”  
平冢老师这么焦急，的确与她强烈的结婚意愿有关。【下一句就完全看不懂了：正直、結婚への食い付きっぷりのせいでマイナス評定をもらっている気がしなくもないが……。】  
“实际上，就算单身我也不介意。如果成为妻子的话，我会和现充一样爆炸吧。”  
“现充爆炸什么的。”  
“真是多话。”

1. 起床

Tomato Taylor  
  
世界上的男子高中生在某种程度上普遍存在着这样的愿望。从内容上看应该用欲望更加贴切，但在这里姑且先用愿望这个词吧。  
直截了当的说，“希望有可爱的青梅竹马天天早上来喊起床”。即使不用脑袋想也知道，每天早上都有女生勤勤恳恳的叫你起床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的。难道他们脖子上顶着的是西瓜吗？  
“……不管怎么说”  
无法否定，要改造那个男人十分棘手。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虽然嘴上叽叽歪歪说了很多，但心中肯定也会有一点期待吧。  
“那么，去喊他起床吧。”  
总之，试着尝试一下梦想中的场景吧。根据观察到的反应，可能会得出一些线索。虽然既不是青梅竹马也不是女朋友，但是我很可爱所以应该没问题。【小雪乃一向这么自信啊】  
胸前的口袋里装着的是事先准备好的适合锁孔的钥匙【原文：胸ポケットから、前もって仕入れておいた鍵を取り出して目の前の鍵穴にさしこむ】。根据情报，并没有什么第二道锁之类的，不禁松了一口气。  
因为门口只有一双鞋，所以他父母和小町应该已经出门了。看向客厅，桌上的餐具被倒扣着，旁边留着一个笔记。【后一句看不懂了：大方、遅刻確定の寝坊助さんへの連絡でしょう。】  
“……现在还是要叫他起来”  
说真的，我很想进客厅确定饮食与笔记上的内容。但是一旦踏上客厅就很难回头了，所以很有可能是一个对我的有效陷阱。现在控制住自己的欲望是很有必要的。

“……看来睡得很香”  
发现陷阱后平安来到了他的房间。他正深深的睡着，一动也不动。  
“……比企谷君，起床吧”  
靠近之后从上面轻轻地呼唤。虽然声音不大，但是因为很靠近耳朵所以应该很好的传达了，然而他只是稍稍动了一下。如果只是声音没有用的话，只能进入下一步了。  
“起来吧。”  
摇晃着被子里的双肩，以至于发出了浅浅的呻吟声，但是却完全没有醒来的迹象。明明应该传达到了这种刺激，但可能只是这么摇晃效率不够高。  
“那么，接下来……”  
不过事先考虑到了仅凭摇晃无法叫醒的可能性。为了确认，从口袋里拿出了笔记再看了一遍。……虽然很害羞，但也只能继续做下去了。  
“喂，快起来吧，不起来的话……”  
慢慢靠近他的身体，瞄准了某一点。已经发出了快起来的最后通牒了，之后做出什么事可不能怨我啊。  
“是这样啊。”  
耳朵，他自己说过的他的弱点，被突然捏住。据调查显示，挠痒痒是一种方法，但是要让其突然发痒难度不小。而攻击耳朵的结果则是——  
“……诶？！”  
不愧是弱点，攻击起作用了，这一次他也出现了比较大的身体痉挛。终于确信他要起床时，他却把被子拉了上去，形成了一种完全防御状态。  
“……为什么？”  
想着“不能一直呆呆的看着，总得把他叫醒吧”这样的心态重新开始摇晃他的肩膀。虽然知道效果不够好，但是也没有其他办法了【不懂啊：効果は薄いとわかっていても尚、肩を揺すっているのは恐らく動揺の表れなのだろう。】。  
后来才知道，因为与小町无数次艰苦卓绝的起床战斗，已经条件反射似的形成了与被子融合的防御方式。

“……起床啊”  
头脑稍微平静了一点，看来这么摇晃是没什么用的。一旦以失败告终，接下来就是……这也是没办法哦。  
“因为我生气了嘛。”  
轻轻的看着他。这种情况下只能坚持做下去了。【下一句就苦手喽：とある人からの受け売りの知識ではあるが、出し惜しみはするものですか。】  
做一个深呼吸，我内心已经做好了准备。  
“……起床啦。你这个贪睡虫！”  
脱掉拖鞋，稍稍思考了一下是挂在床挂上还是放在旁边，然后坐在了他肚脐眼儿附近的位置。如果硬是不起床的话，就必须接受我从上而下的教诲哦。  
“要迟到了，快起床吧。”  
按照一般来说正常的姿势，交替地拍打着他的左右双肩。不愧是十分有效的姿势，明显感受到了被窝里不断摆动的身姿。托这个有利姿势的福，不停地拍打着他。  
“一直到你起来为止都不停的哦。赶紧起来吧。”  
“……恩……”  
按照书上的说法，无论他多么倔强，终会慢慢的浮现出意识。伴随着拒绝的话语，一只手从被子里伸了出来。看来终于要起来了呢。

“……你在干啥”  
“阿拉，终于起来了吗。”  
一只手在虚弱无力的摆动。到现在为止一切努力的回报就是，他睁开了眼睛。那双眼睛渐渐地带上了错愕的神色。想到睡醒后平时的样子，倒也十分滑稽。  
“对于可爱的女孩子喊你起床，你有什么感想吗？”  
“……先从我身上下来再说”  
并没有期待他会发出诸如很高兴啊、梦一样啊等等的感想哦。既然他起来了,就没有必要继续坐在他身上了。有点不好意思，暂时先撤退吧。  
“……为什么”  
“什么为什么？”  
咽下马上就要脱口而出的话。考虑到目的达到了再继续下去可能会有适得其反的效果。突然沉默，但我感受到了尖锐的目光，只好把头转向一边，故作镇定地回答。  
“我想这么做罢了。”  
“……”  
“快点吧，要迟到了。早餐小町桑已经准备好了。”  
没必要认真回答他一开始的问题，就这样自然的从他房间里出去就可以了。  
我早已跟学校联系过，所以迟到对我来说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是，尽早到学校也是一种对师长的尊敬吧。那样的话……搭在他的自行车上也是可以被允许的吧。为了尽早到学校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哦。【傲娇的小雪乃也很可爱！】  
“……意外的，很累啊”  
进入客厅后长长的舒了一口气。看来喊他起来的确不容易啊。就算被客厅的陷阱缠住也无所谓了，暂时就靠着这眼前的光景休息一下吧【不确定：疲れた分をしっかり目の前のモフモフに癒してもらおう。】。  
到了学校后才注意到关于叫醒他的笔记掉在了他的房间里。看到了笔记的他，关于“我想这么做罢了”这句话得出了有趣的解释，这件事又是在第二天再去喊他时才知道。

最后是一个彩蛋性质的总结IMG_256IMG_257  
  
  
《关于叫醒他的方法》  
1. 轻声呼唤  
2. 摇晃双肩  
3. 挠咯吱窝  
4. 上方骑乘  
5. 吧唧吧唧的蹭脸颊  
如果还不行的话，就只能钻进对方的被窝里了。那这样对方肯定就会醒来了。【钻被窝才是你的目的吧】  
情报提供者：Anonymous（HY、KH）【匿名（羊奶，小町）】

1. 不主动进攻就无法取胜

“可恶啊！！”  
半夜，因为白天社团活动的事，我屈辱的泪水沾湿了枕头。与雪之下互相在伤口上撒盐的语言战争中败北给了我极大的痛苦。那家伙可以把她的观点像长枪一般刺过来……而且因为十分正确，反而增加了伤害。今天也是一边自我懊悔，一边立誓要报复回去。  
“……等着吧”  
平时一直失败，应该是应对模式出了问题。一直以来都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在趁机反攻。要改变这个模式……难道不是被动就不行吗？为了抵挡住她的反驳，只能打断她的气势了吗？  
“……不行”  
要是仅凭气势就能取胜的话，我也就不用这么辛苦了。以气势来进攻，怕不是会被她的冷静一下子切断。那样的话，只能冷静下来。为了获得胜利，看来必须要失去点什么东西。我、定会夺得胜利！！  
“……如今正是反击的狼烟熊熊升起的时候。”  
虽然是晚上，但是也下定了决心。因此，小町请原谅我猛踢间隔的墙壁。那个晚上，因为雪之下可怜的身姿浮现在脑海中，所以很难入睡了。

“你好。”  
“……哪怕只是普通的打招呼，从你这里发出来也会让人不舒服啊。”  
突然就被恶语相向。如果是昨天的我的话，早就生气了，但今天的我不同。这种发言是没有效果的。  
“说起来平冢老师好像叫你有事，关于社团活动什么的。”  
“平冢老师吗……好的。”  
当然是假的，但是雪之下没有任何顾虑的相信了。手里拿着包，行云流水般出门上锁……为什么啊！还好一般来说可以从内部打开，不然我就完全被困住了哦。还把包拿在了身边，我的信任度就这么低嘛。  
“……既然如此”  
好比阎王不在，小鬼当家一样，趁着雪之下不在的时间开始做准备。大约不到五分钟雪之下就会回来。匆匆忙忙做好准备之后，装摸做样的在座位上打开书本继续阅读。结果雪之下回来得很晚，过了三十分钟左右才重新出现在部室门口。  
“你迟到了。”  
“因为听了完全不懂的牢骚。难道她不能结婚和我有什么关系吗？”  
“……”  
总觉得有点不好意思。雪之下也好，平冢老师也好，总之对不起了。当时还以为有什么变故而吓了一跳，现在就放心了。很好，那就开始进入下一个阶段吧。  
“不好意思，我去买一罐MAX咖啡。”  
说了一句话就走出了部室，然而我的目的并不是MAX咖啡。只是以买MAX咖啡为借口离开部室罢了。即便如此，为了不引起怀疑，还是在自动售货机前买了一罐MAX咖啡再回去。我的目的是把部室的门从内部锁上。为了不被怀疑的靠近门，需要离开一次部室。故意把脚撞到门上，发出夸张的喊叫。趁着这个混乱完成了任务。  
……撒~，处刑时间到。

“从刚刚开始你就一直在盯着看什么呢？”  
“那是你的错觉吧。”  
“不可能，那么毫无顾忌的眼神可无法被认为是错觉呢。被钠那么看的话，我都快要腐烂了。”  
第一阶段，凝视雪之下。视线被雪之下注意到，不出意料的被愤怒的神色痛骂了一顿。平时我就会还一句“腐烂是没有传染能力的”，【妈耶：それではまたフルボッコにされるのは目に見えている】。但是今天的我，只想着让雪之下变得失去冷静。  
“看来暴露了呢。”  
“是啊，早就该为你用染上肮脏气息的视线凝视我而忏悔呢。至于处分的事等一下再说吧。”  
看着雪之下展现出令人气愤的从容的姿态，我差点就忍不住发出奸诈的笑。现在就把那个从容粉碎掉。  
“因为你很厉害……很、很可爱啊。”  
“……什么？”  
说出了让自己想死的话。不，虽然我承认是很可爱，但是要本人说出来还是很害羞啊……但哪怕是双刃剑也必须要使用啊，毕竟很难攻破雪之下的阵地。效果是显著的，雪之下呆然的张开嘴巴，展现出一幅从未见过的蠢萌形象。  
“……突、突然间说什么呢，这个男人。就算你现在说我很可爱什么的难道会让我开心吗？真不巧呢，这种勾引其他女人的话是无法取悦我的呢。虽然可能是乖僻别扭的你第一次坦率的说出了真实想法……”  
如果在第一次遇见雪之下的时候就说“你好可爱”会是怎样的反应呢？想必也会和现在一样慌慌乱乱吧。虽然那次被她的气势给整懵逼了，但这次却不一样。现在是我赢了。  
“哪怕是这样喋喋不休的掩盖自己的害羞的雪之下，也很可爱哟。”  
“你……你……不是……！！”  
完全不知道她在说什么。满脸通红，断断续续的说着只言片语。完全看不到一点点平时高高在上的影子。看来可以最后推她一把了。  
“话说平时也一直被人说很可爱吧。没必要这么害羞吧，可爱的家伙。”  
“……っ！！”  
终于雪之下站了起来，十分有气势的向门的方向跑去。使尽全力想要拉开门，甚至都发出了声音。刚刚上锁就是为了这个。几秒钟之后，终于发现了钥匙。打雪之下开门冲出了部室，只留下脚被门撞到的沉闷声音在回响。

“……噗哈哈哈”  
一想着雪之下滑稽的样子，就根本无法忍住不笑。但现在还不是尽情大笑的时候。还有最后一件事要做。从椅子上站起来，慢慢走向教室的某一个角落。把隐藏着的黑色机器拿回手中。这是在一开始雪之下离开部室时做的准备之一。  
“……可以停了。”  
为了确保能够好好地录像，还在门口附近放了一个摄像机。如此，我便得到了两个视频。  
“……噗哈哈哈哈哈哈哈，呵呵哈哈哈。”  
因为已经停止录像了，我就不用再忍耐了。确认视频内容是回家做备份时候的事了，现在可以暂时沉浸在胜利的喜悦里。看见了吗雪之下，这次是我的胜利！！  
“……哈”  
大笑到满意后，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样重新回到座位翻开书。等会雪之下就应该会重新杀回部室，而由比滨也应该会来。到那个时候必须避免因为被看到了不自然的行为而被责骂。不得不说，这么想的话刚刚笑得那么大声的确是没有经过脑子的行为。  
“……必须要死死守住摄像机啊。”  
最坏的结果就是这视频暴露了。那样的话我就很有可能受到雪之下的制裁以至于无法再次见到阳光了。现在必须要忍耐啊。  
“……太慢了。”  
大约一小时过去了，不论是雪之下还是由比滨都没有来部室。突然看了下手机，原来早就收到了由比滨今天休息的邮件。正好是雪之下被我骗去教室职员室、精心准备摄像机的时候。耽误这么久后回了一句“明白了”，然后就把手机放回了口袋。【下一句：これで恐れるべきは雪ノ下のみだ。】  
“……不是吧”  
结果，到了社团活动结束的时候雪之下也没有回来。

“……哈啊”  
把雪之下的包交给平冢老师、把雪之下的笔记纸贴在了部室里面、锁上部室的大门并把钥匙还给了老师后，我就骑上单车回去了。因为我一直等着，所以已经很晚了。……不仅是因为等人，还有被平冢老师叫住的原因。话说怎么可能一开始就把包忘在家里了？【我也很无奈啊，我也不懂是啥意思啊：そもそも鞄を忘れて帰るなどあり得ない話だしな……。】  
“现在开始就很忙咯。”  
把录的两个视频备份，减掉不必要的部分，适当的合成一下。总之要做的事很多。小町也回来了，小心一点以免被妹妹用奇怪的眼神看待。这时就能体会‘勝って兜の緒を締めよ’了。【一句谚语，好像是不要骄傲，常备不懈的意思。】  
“……哟西”  
进门前做了一次深呼吸。刚刚也说了，要做的事堆积如山。如果不想让小町察觉的话，就必须要小心一点了。  
“我回来了。”  
“哦，欢迎回来。”  
在家里迎接我的小町真是太可爱了，简直就是天使啊。从厨房飘来的晚餐的香味毫不留情的刺激着我的胃。编辑之前先吃晚餐吧……但这样被小町察觉的可能性就增加了……怎么办啊？  
“现在就换衣服吗？今天是汉堡牛肉饼哦！”  
“……我马上去！”  
虽然我没说过我喜欢汉堡牛肉饼，但既然小町这么自豪的说了……看来那个视频剪辑要延后了啊。  
“当当！”  
在摆放晚餐时传来了敲门声，小町都坐下来准备吃晚餐了……恩！真好吃，果然还是家的味道好啊。  
“喂？谁啊？”  
对讲机的声音却打破了家庭晚餐的这片平静。因为很晚了，所以小町很谨慎的在客厅回答了铃声。万一要对小町出手，我是绝对不会不管不顾的哟！为了小町的安全，便跟在她的后面走向大门。站在门外的，是在学校里消失了的雪之下。  
“雪乃桑，有什么事吗？”  
仿佛是被我吸引过来一般，恐怕箱子里装的是对我的行刑工具吧。关于社团活动的事她最终想出了这个解决方法吗……  
“啊、啊诺……以后也请多多关照！”  
“‘多多关照’？哥哥怎么了吗？”  
“因为接受了八幡爱的告白，所以整理好行李后准备搬到这儿来了。”  
……嗨？小町目光闪烁，看着我这边。可是我不记得有这回事啊。的确发生了类似的事，但是能把其理解为爱的告白也太扯了吧……  
“以后也要多多关照呢，八幡。”  
这么说着的时候，她微笑了……女神啊。  
这么可爱的，然我觉得是女神。毕竟，除了这么胡思乱想，我只能死死地盯着不断被搬进来的行李箱，什么也干不了。  
PS：雪乃好套路啊!以退为进，让八幡以为自己赢了比赛，却不知自己已经把一生输给了雪乃。

1. 真心话检测机

伴随着哗啦~的一声响，部室的门被打开，一名眼睛腐烂了的青年悄悄进入了部室。  
“欧斯……”  
“哎呀，好好打个招呼不行吗，腐烂谷君？”  
“这也是不错的问候吧，问候。话说虽然眼睛是腐烂了，但全身还没有腐烂哦。”  
“你整个人格都已经腐烂彻底了。”  
“喂……！”  
“算了。……午安，比企谷君。”  
“……哦，下午好。”  
今天的我也如往常一样被冷冽的雪女大人用冰点以下的目光注视着。  
从一开始因每天被骂而不愉快到如今“啊，又来了”的心态，果然习惯是很可怕的。  
“由比滨和三浦她们一起去卡拉OK了，所以今天请假。”  
“恩，我知道了。”  
拉出椅子坐下来，然后从包里拿出了智能手机。雪之下对于我这样的行为不禁做出了反应。  
“……诶呀，你会用智能手机真是很少见呢。是不是因为由比滨桑的关系？”  
“不是，只是因为昨天开始玩了个游戏APP，占卜类的那种。”  
说着点击写着“真心话诊断制造商”的应用程序。伴随着轻快的节奏，传出了欢愉的音乐。这事使得雪之下皱起了眉头。  
“请至少把声音关掉吧？连这种常识性礼仪都忘记的你，应该不只是眼睛，脑子也腐烂了吧。”  
“你从刚刚开始就一直说着让我烂掉的话，到底是怎么了？在你看来我有这么腐烂吗？诶，不是，难道我真的腐烂了？”  
因为担心去教室角落里用镜子确认一下。太好了，只有眼睛在腐烂。  
不，一点都不好吧？  
看到这，一只手按着太阳穴一边摆出“呀嘞呀嘞”神态的雪之下叹了口气。  
“只是比喻罢了。”  
“……真的啊。”  
这样下去的话，即使我有钢铁般的肉体，也无法战胜这个毒舌少女。

为了逃跑而将视线落在手机上的我，点击了画面上显示的【开始】按钮。  
《那么我录音了！》  
理所当然地，没有关掉声音的智能手机发出了具有机械质感的声音。雪之下脸色也变得更加难看。  
“比企谷君，你真的有在听我说话吗？”  
“不好意思，只能这样打开。所以真的很抱歉，顺便不好意思再拜托你一件事。”  
我立马道歉了。是的，这个APP不插耳机的话就会自动发出声音。那为什么不一开始就关掉呢？八嘎呀路，要是能做到的话我早就关掉了（半恼）。  
“……真奇怪。说起来真正的比企谷君在这种时候总是很扭曲。你是假货吗？”  
机械的声音再次响起，看着我的目光更加冷漠。  
我不禁慌张的辩解。  
“不，什么叫比企谷（伪）啊、怎么看都是真货吧。装作我有什么好处呢？又不读空气，眼睛又腐烂，名字也经常被搞错。”  
“你说着不伤心吗……？话说回来，请求我的事是什么？能否实现姑且不论，毕竟你这么诚恳地请求别人是很少见的，我还是会听听你说什么的。”  
这样说着，她挺起胸膛，用从上往下的眼神看着我。不过再怎么努力挺起胸膛都无法改变那残念的胸——  
“比企谷君？”  
等！？这家伙能读心吗！？  
但是，很遗憾，雪之下。我的行动已经结束了！  
ーーピロリン☆  
“啊，没什么，还是算了吧。目的已经达成了。”  
这么说着，我给她看自己的手机。  
看到手机屏幕的雪之下刹那间惊住了，发出吱吱般含混不清的声音，呆呆的站在那儿一动不动。  
[《雪之下雪乃小姐对比企谷八幡先生的内心想法》：喜欢—强烈的想法—把心情隐藏着。总结：非常想成为朋友以上的关系  
《诊断结果》：傲娇型。猫系女子。  
好像在用奇怪的方式隐藏着喜欢你的心情。之后如果有机会的话，两人的关系可能会改变！？]  
ーー【真心诊断制造商】ーー  
“什、什、什……！？”   
糟了，做过头了。  
“总觉得……有点抱歉。”  
我对红着脸、嘴巴像金鱼一样啪嗒啪嗒着的雪之下道歉了。

那是前几天晚上发生的事。  
我玩着游戏慵懒地度过了闲暇的一天。  
“呼。这个游戏也差不多厌倦了。”  
ーーピロリン☆  
“.…..嗯？”  
[想知道在意的人的心里话！？【真心话诊断制造商】]  
“………诶？”  
对这突然跳出的APP广告，我不由得发出了惊讶的声音。  
以前由比滨的狗来我家时，我用过一款翻译狗叫声的APP，觉得挺有趣。我假装狗叫了一声，结果APP直接翻译出“我不想工作”，使得小町用看垃圾的眼神认可了这个APP：“原来这APP是真的啊…..”  
说实话，我觉得这种APP没什么意思，实际上评价也差不多那个样子。  
但只有这个是例外。如果我没看错的话，这恐怕和制作狗叫声翻译APP的公司是同一个，值得信赖。  
姑且下载了下来试试。  
（我看看，通过内置算法识别检测对象在喊出特定的名字时，其声音起伏以及抑扬顿挫等来判断对于特定对象的感情……？总之先试试看吧。）  
“喂~小町~”  
听到啪嗒啪嗒的脚步声传来，小町的脸从客厅里冒了出来。  
“怎么了，欧尼酱。”  
“能帮忙叫一下我的名字吗？”  
“哇……”  
对于我说的话，小町满脸阴暗地后退了几步。  
喂？我说了什么不得了的话吗……  
拉开了距离的小町，一边用俩手遮住坚持声称是还在成长期而“谦虚”的胸部一边说道：  
“诶…..没想到欧尼酱就算被认为是萝莉控也要和小町变成那种关系……”  
等等？这是怎么回事？！不要误会哦，我和小町一直都是纯洁的交往哦！等等，才刚刚开始话题就变得很奇怪吧？！  
“啊，不要弄错了，我只是想试试这个新APP的功能，没有其他的想法哟！”  
小町半信半疑地看向那个APP，姑且放下了一点警戒。  
我一按下【开始】按钮，粉头发角色就发出了傻乎乎的声音[那么现在开始录音哦]。  
“嗯……嘛，这次是特例哦！笨蛋、\*\*、八幡！”  
“喂，不要把骂人的话混进去啊……”  
ーーピロリン☆  
[《比企谷小町小姐对比企谷八幡先生的内心想法》  
喜欢—微微强烈的心情—表里如一。总结：朋友以上恋人未满。  
《诊断结果》开玩笑系女子。  
对你的恋爱感情不多，因为快成为相互信赖的关系了。不过由于偶然的事件使得那个关系产生激变也说不定！？]  
ーー【真心诊断制造商】ーー  
“诶，这个APP真厉害呢。”  
“嗯？是吗？”  
果然没错吗。而且触摸这个按钮的话，各项属性的图表数据都能显示出来。真厉害啊，放心了。  
在我说了一句“thank you”后，小町就回房间了。  
“如果……小町和欧尼酱没有血缘关系的话，应该就会变成这样吧。”  
只是回到房间后她的话语没有传达给任何人便消失了，如同泡沫般虚幻。

——回到现在。  
“比、比企谷君？！”  
“什么？”  
在被夕阳染红了的侍奉部里，雪之下满脸通红。  
糟糕，看来是踩到地雷了。  
她脸红有两种情况，害羞或者是生气。虽然现在很难分辨是哪一种情况，但可以的话希望是前者。  
雪之下慢慢的动了起来，那美丽柔顺的黑发一边飘动着，一边接近着我。  
“比企谷君……”  
糟糕了，一股十分好闻的气味飘了过来。怎么办，我现在仿佛被雪女冻住一般不敢有什么动作，而等待着我的则是社会性死亡的制裁。  
【这TM有毒，八幡的胡思乱想害死我这个机翻的：これが新しいスメルハラスメントの１つか。ハラスメントだからな。匂いはしょーがない。思わず鼻腔に流れ込んでくるんだもの。】  
一边想着一些无关紧要的事，一边肩膀被紧紧抓住了。当然，被抓住的是我，抓的人是雪之下。  
“再给我看一下那个应用程序吧？”  
（眼睛根本没在笑啊……）  
在雪之下那姣好的笑容中，我除了恐怖什么也感受不到。  
总之，在[雪之下雪乃正在绝赞生气中]的状态下，对于这个要求没有其他办法（只能乖乖的交出手机）。  
“比企谷君？”  
“是！！”  
突然被叫了名字。  
“把这个应用程序关掉，而且以后再也不许打开。”  
“诶、诶！？等等，那是我的手机吧……”  
“不！许！再！打！开！”  
“谨遵教诲。”  
（好恐怖……）  
那天起，我的手机里一个应用程序变成了永久禁止使用的状态。  
“顺便问一下，那真的是你的真实想法吗？”  
“那、那个不是——等！下次我会好好说出来的。”  
“诶。”  
被那样通红着脸否认，那个APP怎么可能会是错的呢？  
但，就算这样……  
“笨蛋、\*\*、八幡！”  
“喂，喂……”  
为什么我会如此心动不已呢？

“…..真是个毫无自觉的男人啊！”  
因为羞耻和焦急，我的脸红得如同火烧过一般。  
就算从社团部室回到了家，这股羞耻也完全没有任何好转，不如说还恶化了。  
“竟然让比企谷君看到了那么慌张的模样……！”  
激动的情绪一直扰乱着我，以至于没有意识到时间的流逝。我躺在床上，把脸埋进了潘先生的玩偶里。  
“.…..哈啊”  
——《雪之下雪乃小姐对于比企谷八幡先生的情感》——  
“——我的、情感……”  
回想起来，那个应用程序确实是这样写的。  
我自出生以来还没有过恋爱经验。一直以来都是被告白的一方，而且每次我都是正面的拒绝。这种事一直持续到现在也没停下来过。  
前段时间被以一种别扭又莫名其妙的方式告白了。现在想来，也许那就是契机吧，开始意识到那个男人。（译者注：看到这里读者肯定有疑问，我也一样。首先这是机翻，意思有可能有很大出入，先贴个原文：ついこの間もよく分からない有象無象から告白された。思えば、それがきっかけだったのかもしれない。彼を意識するようになったのは。然后说说我的想法：这文章没有说时间线，因为我还没看12、13卷——等着14一起看daze——，因此我觉得最有可能指的是真物宣言，那么这里的告白就应该理解为广义上的表白，而非狭义。）  
“——不、不可能的吧！为什么我要在意那个不正经的男人……”  
猛地抬起头，感觉脸上比刚才还要火热，不禁叹了一口气。  
“这么下去明天用什么表情见他啊……”  
这都要怪那个男人。  
（总觉得……有点抱歉）  
“——！”  
那时，向我展示了APP的诊断结果后，他那尴尬的道歉话语流露出其“不该是这样”的内心想法。  
大概他原本是准备揭露我的真实想法来反击吧。但那个结果却让他没有了一丝丝恶作剧的想法，反而令罪恶感油然而生。  
他的言语深深地刺痛了我。  
“.…..我也是有自觉的啊，一直以来对你都是些恶毒的话语。所以惊讶也是理所当然的吧，毕竟在你心中我的形象已经固定了，事到如今也不会因为这种事改变什么想法。”  
我的嘴里只能说一些辩解一样的话语，而且越说反而让我越焦急了。  
欸，我可真是个笨蛋啊。  
要是我能更加的坦率就好了，也就没这么多事了——  
（不过，再怎么想也没用啊。）  
“.…..猫”  
稍微安慰下自己消极的心态吧。这么想着，我拿出了自己的手机。  
往常一样，搜索着【可爱猫猫的视频】，我进入了网络的海洋。  
“喵~~”  
【喵—】  
“喵~~”  
我经常在想，为什么猫能这么可爱呢？看了快一个小时的视频，却没有一点点厌倦的感觉。  
“啊，到时间了。”  
看了看表，马上就到睡觉的时间了。  
接下来就是最后一个视频了、  
[~~♪]  
于是我的手机传出了由比滨同学应该会喜欢的软乎乎的曲子。  
不、我没有贬低她的意思，只是觉得……这种比较元气明快的曲子很适合由比滨同学。  
但画面上没有出现猫。过了会我才反应过来这是广告。  
[想知道在意的人的心里话！？【真心话诊断制造商】现在马上下载！]  
“哦呀……？这个广告不是…….！”  
突然，我灵光一闪。  
“呵、呵呵！！”  
（总觉得……有点抱歉）  
那个男人尴尬的道歉话语再次浮现在脑海。  
这次轮到你了！  
我毫不犹豫地点击了下载。

“呵呵、呵呵呵呵……啊！”  
“雪之下同学，没事吧？”  
时间刚过下午三点，总武高的第七节课就要结束了。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没到放学时间我就不由自主地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了。  
邻座的木下同学小心翼翼地观察着我。  
“恩，没事，没关系的。”  
“雪之下同学，从刚才起就一直在嘟囔着什么，要是有困难的话可以找我商量哦？看不见黑板的话我的笔记也可以借给你。”  
“.…..不，没有这回事。虽然很谢谢你的关心。”  
“诶，欸……话说回来。”  
“.…..怎么了？”  
本来上课时间不应该窃窃私语的，但一直嘟嘟囔囔地我也没有什么资格去说别人，不如听听她想说啥。  
“刚才，我听到你嘀嘀咕咕地说着‘不如趁这个机会就和他……！’这是怎么回事？”  
身体凝固了。  
于是，直到下课我都没法控制我脸上的红光。  
“那么，下课了。值日生！”  
“起立，敬礼！”  
老师一离开教室，周遭就吵闹了起来。有的跟朋友闲聊，有的则提起报准备回家。  
我当然是后者。拿起包、准备马上赶往侍奉部的心情让我全身激动得隐隐发抖。  
“等等，雪之下同学！”  
“……怎么了？”  
但是却有一道由多名女同学组成的人墙挡住了去路。  
我又做了什么不好的事吗？以前的记忆涌了上来，不禁让我有点头疼。  
但仔细一看，她们都是坐在自己作为附近的同学，而且脸上都是看了玩具的小孩一般的表情。  
“那个，我等下还有社团活动——”  
“雪之下同学是有喜欢的人了吗？”  
“等一下！问得也太直球了吧！”  
——啊，我这个笨蛋。  
“对不起，我今天有件无论如何也要做的事，这话题能不能明天再说？”  
“诶，行吧。”  
“那么，再见。”  
这么说完后，我便快步离开了。所谓战略性撤退说的就是这么一回事吧。  
渐渐远去的她们，传来了八卦的声音。一会儿是告白什么的，一会儿是秘密碰面什么的，一会儿又是不健全什么的。  
“.…..这下难办了。”  
我不由得叹了口气。

这些令人难堪的事已经成为了历史，只好一边如图往常一样在部室里看着小说一边想着“悟已往之不谏”来安慰自己。  
当然，报复比企谷君的准备工作也是万无一失。为了不暴露给对方，我特意把手机藏在了桌子底下。  
我这次的制胜法宝，是一个他并不知道的事实：这个APP其实可以静音。  
他似乎不太知道具体的操作设置，而拼命阅读说明的我则成功更改了设置，使我的手机尽量不会发出什么声音。  
赢定了！想到这事昨晚我就忍不住偷偷地笑了……嘛，虽然现在也是如此。  
“.…..好闲啊。”  
但现实往往不会如此顺利。  
由比滨和往常一样因为要和三浦她们一起玩而请假了。这是从她本人那里得知的。  
“所以那个僵尸到底还在干啥呢？”  
没错，我本来希望今天会最早来的比企谷八幡现在还没来。而我已经等了一个小时了。  
他经常会迟到，说起来。毕竟这个社团只要有一个人就能开始活动。  
我的脑海中闪过了“偷懒”二字。如果是以往的话没必要在意，但今天不一样。  
“难道……因为昨天的事情变得关系尴尬所以就不来了？”  
我心底还是忧郁起来。明明不想去考虑这种事，脑海里却充满了最坏的情况。  
“要是……以后他都不来了的话？”  
心好痛。  
“.……呜嗯”  
视野渐渐被泪水淹没。完全陷入了消极情绪的我，已经无法阻止眼泪顺着脸颊流下。  
“比企谷君……”  
“哦、喔……怎么了？”  
好寂寞，好想见你。我心里已经没有任何关于“报复他”的想法了——  
“咦！？”  
抬头一看，我想见的人正好就在那儿。  
“诶、诶多。”  
“神、什、什……！”  
“总觉得…….对不起。”  
紧接着，一个生无所恋的声音部室里回响着。

“那个，能不能稍微调整下心情？怪可怕的你这样。”  
“好想死……”  
“请原谅我。”  
“.…..那么，杀了你后我再自杀。”  
“为什么选项总是这么极端啊……话说回来，闹别扭就算了，你别这样一直无视我啊。”  
“关于这件事以后会道歉的。”  
“现在就不行吗……”  
不能让他看到我的脸。嘛，因为我现在是趴在桌子上的，所以物理上他也看不见我的脸就是了。  
毕竟，现在是我出生以来脸最红的时刻。因为不想让他看到我这样子，所以一直保持着这种趴着的姿势。  
“.…..为什么迟到了？”  
“哎呀……就是那个嘛。我稍微去帮了一下一色的忙。毕竟她说马上就搞完了，结果花了很长时间。”  
“.…..是吗。下次见到她我会好好说教说教的。”  
（太好了……）  
听到他的话我终于松了一口气。看来不是因为关系尴尬而不来参加社团活动。  
但是我仍然保持着不让他看到脸的姿势。羞耻感意外会持续很长时间呢。  
“.…..呐，雪之下。”  
“怎么了？”  
“我虽然不知道你为什么哭，但大概率是因为昨天那件事吧。”  
然后他又说了一句“对不起”。虽然的确有这件事的原因，但我自己也有原因。总觉得有点心虚了。  
“……没办法呢，看在你道歉的份上就原谅你了。”  
抬起头，发现他正在害羞地挠着头。  
“笨蛋，\*\*，八幡……！”  
我悄悄的嘟哝了他的名字。  
回到家的我，只吃了晚饭、学习了下，然后洗个澡就睡觉了。  
“那么……看下猫猫视频就睡觉了。”  
没有比今天对于精神状态的冲击更大的事了。这时候还是得看看可爱的东西来治愈一下。  
我拿出了智能手机，点亮了屏幕。  
“哦呀……？”  
屏幕上显示的是，还没看惯的、充满了粉红色fuwafuwa的页面。  
[《比企谷八幡先生对雪之下雪乃小姐的内心想法》  
喜欢—微微强烈的心情—隐藏得十分好。总结：想成为朋友以上的关系。  
《诊断结果》超级傲娇型。扭曲系男子。  
我对你的事情很在意，但最后只能用插科打诨来敷衍。如果你能表达你的真心，我一定会竭尽全力传达给你的！]  
ーー【真心诊断制造商】ーー  
“真心……传达…….”  
这么嘟哝着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又变得想要和他见面了，  
也许是心理作用吧，脸又变红了。  
但我似乎发现，这种感觉渐渐变得令人十分安心。

1. 现实

[……差不多到放学时间了，怎么样？还有小彩羽呢？]  
[……啊啊。]雪之下不见了之后，一些事情发生了变化。社团活动结束后，一色也会继续来这里学习。只不过今天只有由比滨和我两个人。不过，川崎和户冢、材木座和海老名的事已渐渐多了起来。所有因为侍奉部的活动而建立起的联系，因为雪之下的事情而被唤醒。啊，雪之下雪乃。孤高如你，也有这么多人想念你。真厉害啊。突然，放学途中回望校舍。特别栋中的部室是那个房间吗？  
[……小企你？]  
[……对不起。]  
[……果然是小企啊……应该不太适应这种情况吧。]  
[……是吧。现在我自己的心情什么的我也……]因为长时间的孤僻，我自己不清楚自己心中的情感。有一天我被说过，那个“理性的怪物”的脑海里连人的情感都不存在。对于雪之下雪乃，这个不太近又不太远的存在，我是怎么看的呢？  
[小雪……想和她见一面吧。]  
[……]是想见面吗？自己也好像没有整理好自己的心情。由比滨的问题，我没有回答。[我想见她。还是三个人一起。虽然部室更好，但上大学以后，即使是在附近的咖啡店什么的也可以。我……喜欢小雪。]  
[……由比滨]看着坦率的把真心话说出口的由比滨，我也想让她们两个见见面。我是这样想………但是……  
[那我就没有什么想说的了……我只是朋友关系吗？]  
[什么……那是不同的！]相对于我来说，雪之下对由比滨更重要。在侍奉部看着那两人的我如此断言。  
[……对不起，小企一直被毒舌。……下次见面的时候，你也肯定会尽情的说教吧。]  
[……而且因为不想服输，肯定会反过来把我说得噎着。]  
[……是啊。因为是小雪啊，肯定如此。]  
雪之下，你呀……  
————————  
〖这句楼主不会〗  
[嗯？由比滨结衣？]  
[啊，优美子！]在那里的是三浦和叶山。四人的桌子，两个人使用……那就打扰了。  
[你们今天是两个人学习吗？关系真好啊。]  
[隼人和优美子才是这样吧！]其实这两个人在交往。在应考时被恋爱搞得神魂颠倒，我是不太推荐的。……如果雪之下在这里的话，肯定能正确的解读出我心中的话吧……比企谷，你的对手不在啦！  
[你们两个人考试成绩如何？是瞄准的同一所大学了吧？]  
[隼人成绩年级第一，肯定可以进。但我还有一点……你呢？难道是不同的大学吗？]  
[小企没有考虑我的志愿啊。小企成绩基本上安全，我或许还有点不妙。]  
以特殊手法进入这所学校。被这样怀疑的由比滨笨蛋的成绩最近却在瞠目结舌的增长。继续下去的话应该是能够及格的。  
[……马上就要毕业了呢……]  
[……是啊。在那之前还有毕业典礼。]  
[……毕业典礼词是谁说呢？]  
[这么说的话，是叶山吧？上次校内模拟考试你是第一名吧。]不知不觉就抛弃了应考的事。话题变成了毕业典礼的事。  
[这样的事情还没有确定。就算是这样，也要等到考试之后吧。也不是完全没有兴趣，只不过。]  
[……隼人，你也什么都不知道吗？]  
无论如何，话题又转移向了雪之下的方向。由比滨也发出了这样的问题。但是叶山也只能含糊其辞。  
[阳乃并没有告诉我。什么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啊，曾经受到过雪之下的照顾呢。]  
[三浦……]沉默的气息在流淌。毕业典礼，她会去吗？  
[……沉重的话题就到这里吧。开始学习。]  
[……啊，这里有囯语科学年第一的小企。请多多指教！]  
[啊啊啊，那只不过是叶山偶尔的失误而已。我知道的，他们情侣之间的关系很好呢。]  
[欸？比起古囯语第一名吗？隼人囯语第二，也许是真的呢。]  
不久之前的考试，众所周知叶山第二。至于第一名是谁……找不到我呢。……那家伙不来，排名就没有什么意义。集中精力学习的我们之间，没有了刚才嬉戏时的氛围。时间转眼就过去了。  
[快回去吧。否则比起古就会袭击结衣呢。]  
[我有这么没信用吗……袭击什么的。]  
[优、优美子！你说什么啊！]  
[是是，开玩笑，开玩笑。那么，明天见吧。隼人，走吧。]  
因为时间晚了，便把由比滨送回家里。这是习í惯了的事情。  
[……再见！]  
[……好。]背向着由比滨跨上自行车。晚风毫不留情地吹过来，十分寒冷。  
[……小企！]  
身后的由比滨大声呼喊。因为气温低的缘故，那声音我听的很明白。  
[我喜欢小企。]  
[……对不起。]说着这些的我从由比滨家消失了。  
[喜欢什么的。]即使就是这样……真的对不起。  
这种和喝着黑咖啡的苦涩一样的回忆，伴随着我骑自行车回家。今天晚上几乎看不见星星。想早点回家啊……马上就要考试了，要做的事情太多。总之……  
.

.

.  
[欢迎回来，八幡。]  
[我回来了，雪乃。]这样，在门口抱着我的可爱的女性。旧姓雪之下雪乃， 现名比企谷雪乃。……十分满足。但我还无法完全接受这样的现实。这种微妙的情感支配着我。……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

过程  
像往常一样的早上起床，往常一样的离开家，一如既往地踩点进教室。但我知道，教室里的氛围不一样……就是这样，即使上课进行中也无法消除这种别样的氛围。  
『……比起这个，总武高今年的毕业典礼马上就要举行了。』今天，我的高中生活落下了帷幕。仔细思考的话，第一年浑浑噩噩地过了。既不显眼，也没有人关心。用这样的心情度过第一年。为本来早已死心的我的本应一如既往黯淡无光的剩余的两年增添色彩的是与一位少女的相遇。一开始互相攻击，伤口上撒盐，把彼此心中的雷区踩遍了。  
[比起谷八幡。]  
[是。]毕业典礼正在进行，毕业学生一个个点名。这是个让我沉浸在感伤中的事情啊……喂，由比滨你被叫了哟。……不要哭啦。  
F班点名结束，然后是G班。不断的有不知道的名字被点到。然后在最后是国际教养班J班。  
[——]  
[是！]  
[——]  
[是！]  
连普通班的人都不知道的我，不会知道国际教养班的学生名字。我知道的只有一个。  
[……比起谷雪乃]  
[是。]  
叫什么？周围突然响起嘈杂的人声，她这几天来学校了吗？（装傻装傻）〖原文就是这个，并非楼主卖萌〗  
[——]  
[是。]下面的人也开始点名了。好可怜……喧闹的话就听不见了。然后点名结束。  
[……许可以上400名学生的毕业。]在校生的送别词结束了。接下来是毕业生致辞。  
[毕业生致词。毕业生代表、雪……比企谷雪乃。]  
[是。]  
美丽的女高音。静谧的环境让那个声音回响，一个女学生走向讲台。……与其说是为我的高中生活，不如说是为我的人生增添了色彩。比任何人都要重要的那个人，及腰的长头发，〖这句不懂〗……不知不觉让人看的入迷了。  
[……以上。毕业生代表，比企谷雪乃。]她说着自己的名字，转过身来走下讲台。和那青色的瞳孔视线相交的时候，我想起了夏天的某个日子。

应考的关键，也就是暑假。我正在客厅里下狠功夫搞复习。其实在预备校做也不错，但无奈太热了。恐怕在移动到预备校的途中，我就会发生升华现象变成蒸汽。不禁对在这样严酷的天气中仍旧外出了的小町感到担心。这种情况下，玄关的对讲机响了起来。  
[来了。……为什么你在这里？]  
[哎呀？有什么问题吗？]  
让我以为是销售或送报的人的站在大门那里的，是我们的侍奉部部长雪之下雪乃。在夏天的暑气中站立着的雪之下过于美丽，让我入迷了。  
[……即使这天气情况，你也打算让客人在烈日下暴晒吗？]  
[……对、对不起。]  
[嗯。打扰了。]  
除了我和雪子下两个人，客厅再没有其他人。我的春天也来了吗？这一瞬间，我意识到了对方是冰雪女王雪之下雪乃。稍微有点可疑动作的话，雪之下马上就要发动EFB〖这个楼主查了一下，好像是飞行员的辅助设备，即电子飞行包。WTM什么意思m9( ｀д´ )!!!!〗。对方（我）就会死。  
[……所以，怎么了？小町的话没在这里哟。]  
[有一些，有很重要的话。]  
[重要的话？]  
那样的雪之下表情很认真。那么相近的我的表情也应该端正。  
[……你，学习应考怎么样了？]  
[……还可以。这么说的话，应该可以上我志愿的大学了。]话题突然被展开，这应该是很重要的话的一部分吧。这么想着，我也认真的回答。从这里会导出什么话题呢？  
[好……你，打算把志愿学校的等级提高吗？]  
[是吗……我不打算冒风险，要根据秋天考试的成绩。]  
[……拜托。不能和我来同一个大学吗？]  
和这家伙一样的大学？到底怎么回事？而且，“拜托了”？  
[不不，以你的水平的话，那个大学是……]  
[从现在开始拼命的一对一的教学。数学也是这样。……不行，吗？？]  
[……为什么要做到这种地步？]  
[你与我到现在为止所遇到的人都不一样的存在。和你在一起的话，那个不一样的东西，或者说是看起来不一样的东西，有了获得的可能。……这是理由之一。]  
十分认真的表情的，毫无嘲讽表情的雪之下。那时，脑海里想到的是一起在迪斯尼的对话。  
[我不觉得我有什么能做好的事情，所以我想要你和姐姐都没有的东西……如果有了的话，我将会被拯救。〖这一句应该很重要，但感觉我的翻译有点问题，看看大神们怎么翻〗]  
……如此……认真啊。  
[……麻烦你了。]  
[我知道了。]  
立刻回答……吗。  
[……为什么到现在为止，你在数学课上都在睡觉呢……]  
[！那是因为，现在有好的回报。]  
[回报？]  
和这家伙去一样的大学，就是最好的回报……  
……不、不，是指在成绩方面！  
别误会啊！  
[嗯。在那之前，我有一个不情之请。]  
[什么啊……真！！]  
说出了疑问的下一个瞬间，脸上是雪之下柔软的双手，视野中雪之下端正的面庞在慢慢蔓延。然后，嘴巴被雪之下物理性堵住了。过去了很长时间吧。因为心情过分舒畅，已经这样就不错了，便分开了。

[……生日快乐///拿出成果的话……我会给你的。然后作为劳动的补偿，你要娶我啊。]  
[……冷静思考的时间都没有啊。]  
[当然。]  
像这样绽放笑容的雪之下雪乃，是无法用语言描述的美丽。如果有这样的回报，我什么都可以做。  
[那就拜托你了。]  
[交给我吧！]  
就这样，我停止了预备校的学习，拥有了老婆化的雪之下，甚至开始吝啬睡觉的时间来搞学习了。……雪之下认为花费在路上的时间很浪费，便在我的房间定居了，这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学习上讲的话就只有感谢了。  
我可以断言，在暑假期间，比我学习还认真的总武高学生除了雪之下外肯定没有了。  
因为这家伙比我起得早，比我晚睡觉。还有体力吗？  
[……那什么比企谷，暑假发生了什么吗？这个成绩很异常啊。]  
第二学期，第一次考试。结果出来的那天，在午休时被平冢老师叫了出去。成绩表被放在了桌子上。国语全年级第二，不擅长的科目——也就是理科也在年级前排着，最差的数学也是两位数的排名。  
[……因为某些原因，我的目标是公立学校。]  
「……这样啊。你的水平是去私立文系的吧。 还真亏你能果断地做出决定。」  
「试着自学的话总会有办法的。虽然我觉得这次的成绩来看就很有说服力了。」。  
严格来说也不是自学吗，那种事忽略就好。仅仅只是想避免蜂拥而来以至于降低学习效率。  
[……算了。如果有什么不懂地方就问吧。我也考虑着开特别补习课。]  
[……谢了。]  
走出老师办公室外。  
同居的事在今天的商谈中姑且没被发现

「加法定理证明一时间没想起来……」（因为一个人+一个人=两个人一起学的）  
看来好像有再一次核对的必要。这一天后，按照雪乃的合格标准，她的指导也变得越来越严厉。然后一直到一个月后的某一天。  
[……这样子大概没问题了吧？已经很努力了。]  
[……不。数学还在拖后腿，这件事还没有改变。]  
雪乃很努力的在抚摸着我的头。但让我自己也吃惊的是，明明早已不抱希望的我无法满足于现状。一样的，没有一次赢过的雪乃，给了我热情。  
[……你的成长远远超过我的想象。所以……一点点回报也是极好的。]  
[……什么样的回报？]  
[一个星期后的那几天，你知道吧？]  
[当然。你的生日吧。]  
最重要的人的生日，不会忘记。当然生日礼物已经准备好了。  
[是的。要是等到你出结果的话，就要多等几个月了。]  
[……说的是，嘛。]  
[所以……]  
雪乃满脸通红的移开视线。  
……怎、怎么回事？  
[……一起把这东西交给政府吧////〖‼(•’╻’• )꒳ᵒ꒳ᵎᵎᵎ〗]  
伸出来的只是一张纸。但是，我是知道这张纸的巨大影响力的。  
[……可、可以吗？？]  
[不是你就不行。你也……不就是那样？]  
[……真是愚蠢的问题。]  
突然被强吻。从那个夏天开始几个月时间里，她已经成为了不可替代的存在。真的是愚蠢的问题。不是这家伙是不行的。  
[……平冢老师会生气吧。]  
[那就让她对我们一起生气吧。]  
[……学校，还没结束呢。]  
[反正现在是自由上学。而且，没有法律或者校规禁止学生结婚。周遭环境太过于嘈杂，还是向向学校请假吧。]  
[……合格资格会被取消的哟。]  
[没关系。]  
[一定要和你去一样的大学！]  
[嗯！]  
一个星期后，雪之下雪乃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

[齐唱校歌。毕业生起立。]  
毕业典礼高潮迭起。在齐唱校歌后，学生们陆陆续续的下台。  
……我因为从刚才开始就有带有杀意和疑问的深重视线关注着而胃痛。  
……看啊！就是那种眼神！  
[毕业生退场。]  
原来高中生会哭啊。特别是很多女生，不对，哭泣着的男生异常多啊，好像。  
……青春啊。  
等待着回到教室里的我们的，是平冢老师的热情激励。  
[毕业之类的文学只是你们人生中的一个路径点而已。你们的战斗还在今后！……毕业了，恭喜你们。]  
万一是我的结局呢？这样的话，雪乃会怎么做呢？没有听说过。但我还有一个必须要做的事情。离开教室走向特别栋的某个房间。一切开始的地方。把门一拉，没有任何阻力就打开了。果然门是开着的。然后房间里有一个少女。明明只是坐在椅子上读书，那样子却好像一幅明丽的绘画作品。就算世界毁灭后，这个少女也会这样读着书吧。这感觉我记住了。  
……如果读的不是新娘杂志的话就更像一幅画了吧。  
[……果然来了呢。]  
[你不也还是来这里了。]这家伙，这个座位有近三个月没有坐了吧。  
[快乐吗？]  
[就这两年吧。]  
[一样的哟。]  
[这样啊。]  
[嗯，是的。]  
短暂的交谈。仅仅只有两年，可她却理所当然的认为没有我不行。  
[……时间飞快呀。]  
「……还差点儿呢」

「啊啊。因为后面还有考试，不得不继续努力呐。」

前期考试一周前就结束了。结果发表会在一周后。虽说自我感觉不错，不过太大意也不行。因此想要趁早努力。

[……结束了呢。]  
[……啊啊。]  
两人互相确认着理所当然的事情。不可思议地，带着不协调感，我们接受了「结束了」这样的话。  
[……先说一句。有一种我们的生命也要马上结束的感觉。]  
[什么？……啊，原来如此。]  
[哼哼哼。]  
[是。]  
必须要早点回去为后面的考试做准备。  
……但是在那之前——  
[小雪～小企~！！！！！！！！！]  
怒发冲冠地把门弄坏，凭借着这样的气势闯进部室里来的，另一位社员是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的样子。

结果  
这样的由比滨同学很不妙。也无法从由比滨封锁住的教室里逃出去。而且雪乃躲在了我的后面。什么啊这是？老公之盾！？  
[说明。]平时的话，应该是「小企、小雪！怎么回事？说一下嘛！」这样的，不过实际意义上的确只有一个单词。……真的好可怕！  
[八幡，我有事回家。以后请多多关照。]  
[不行。]〖这里是团子说的。〗  
[……是的。]  
什么?\_?  
雪乃被拒绝了！？由比滨的战斗力难道有53万以上吗？！  
[……由比滨同学，他后面还有考试，不要给他多余的刺激。不然我们以后再谈可以吗？]  
[……什么时候？]  
[他的考试是在一周之后。前期考试的合格发表是在十天之后。]  
[……我明白了。小雪是在家里吧。]  
[对不起。我必须要教他学习。]

說著由比濱桑似乎勉勉強強把矛收起來了。 矛是什麼喔！？要被殺掉嗎！

[合格以后马上就交代。如果在逃避的话，就会绝交吧。]  
[……嗯。]  
「趕緊逃比較好哦。像是想向小雪告白的男孩子以及決定把小企約出去的女孩子之類的，大家的憤怒可是很恐怖的喲？」

前者令人信服，但是后者应该不存在吧。总之，既然说快跑了就要逃跑。都筑先生的车左拐右拐，不一会儿就回到了我和雪乃的家。  
[好恐怖呢。]  
[啊。]  
最终逃回了我的房间，并坐在床上喘气的是我们两人。雪乃说不要一些多余的刺激。但这种恐怖就是十分多余的刺激。  
[……那么，开始学习吧。]  
[……请多多指教。]  
时间不知道过去了多久。反正后来两个人学习的方向开始了延伸。  
然后到后期考试的当天。早上起来时雪乃已经在厨房里开始做早餐了。……还是那么快啊。  
[早上好，八幡。身体还可以吧。]  
[多亏了你呀。]  
营养管理师什么的就不说了，就算是完美的健康管理师在这家伙面前也抬不起头来。真的感谢了。  
[……一路顺风！]  
[啊啊。]  
早餐后，在门口被雪乃送别。便当带着的，笔和准考证等重要的东西也没有忘记。多次检查，完美！  
[说起来——]  
[八幡！]  
在我系鞋带而背对着雪乃的时候，被她从后面抱住了。结婚开始，别说接吻了，拥抱都没有几次，所以这个的冲击是不可估量的。  
「想要我的話，就給我取勝吧」

「⋯⋯我想要。不用說我也會盡力的啊」

「 你會盡力是當然的。那樣說的話像是不相信你一樣。」

從現在開始我要去把握住的才不是合格之類的東西。 是名為雪之下的無可替代的伴侶。

僅僅低咕了一句謝謝，我向著會場走去。 ……順便一提，前期考試的那天雪乃跟到大學來是個大事故。

后期考试的三天后，我为了看发的榜再次来到大学。因为怕麻烦，这次把雪乃放家里没有带过来。这都没什么关系，只有接下来的那家伙怎么面对才好。我不知道。  
发表临近，四周开始一点点地变得紧张起来。视线多次看向手表。然后，长针和短针重叠在了一起。发榜开始。在四周的快乐呼声和悲痛呼声之中，我的号码在……哪里呀？  
[有了！有了八幡。]〖有喜了？几个月了？‼(•’╻’• )꒳ᵒ꒳ᵎᵎᵎ〗  
[真的吗？！？在哪里呀？！]  
[从右边数起第三排第四个，在上面！]  
[……有了！及格了！]  
[恭喜！真的恭喜你了！]  
[谢谢你！真的很谢谢你，雪乃。]〖真TM像是怀孕了一样₍₍ (ง ˙ω˙)ว ⁾⁾厉害了〗  
在通告的号码和雪乃尽情的拥抱。我做到了！  
……………………雪乃？  
[……等等。为什么你在这里？你不是在家里吗？]  
[是这样的吗？这种小事情就算了吧。兑现了呢，真的很谢谢。]  
嘛，合格就好。不用在意细节。  
[联系小町。]  
[我联系父母家。]  
两人各自报告合格的消息。小町是边讽刺边祝福我。  
[……那么，现在你是我的东西了。]  
[“你是我的东西”？]  
[是啊！还没有实感吗？]  
[……不过啊。想说否定是做梦啊。]  
在那之后，移动了一点距离，进入了附近的咖啡店。在那个地方继续着精神上的痛苦。  
[……把你带回现实哦。]  
[什么啊？]  
[……刚刚由比滨同学打来了电话。]  
[哈哈。哈哈哈。(-̩̩̩-̩̩̩-̩̩̩-̩̩̩-̩̩̩\_\_\_-̩̩̩-̩̩̩-̩̩̩-̩̩̩-̩̩̩)]  
〖什么鬼？〗  
没有关系吗？用着那样的目光，战战兢兢的接了电话。  
[喂喂。……嗯，合格。……嗯，从现在开始！？那个……那个…………好吧。]  
又被拒绝了的雪乃同学。由比滨真的特别厉害啊。  
[……由比滨同学会来我家哦。]  
[……真的吗？要早点回去吗？]  
[是啊。]  
商量完从店里出来。突然，行云流水般，雪乃抓住了我的手。  
[你是我的东西。我不打算放弃。]  
[……这样啊。]  
心跳不已，但因为被雪乃的手抓着，所以也没有怎么样。之后坐电车回到家里也是手牵着手。以后要面对由比滨的说教啊。  
[一脸忧郁。觉得我很失礼吗？]  
[没有没有。很高兴哦！]  
说着，我更加用力地握着雪乃。真的，很谢谢。  
回家几个小时后，马上太阳就要下山了，但由比滨还没有过来。  
[好慢啊。]  
[是啊……]  
到底什么时候会突然袭击呢？好恐怖啊！

[发个邮件或者其他的，看看怎么样？]  
[……是啊。逃走的话，就绝交。被说了这样的话。]  
邮件的回信是电话。雪乃一发送邮件，马上就有了来电。  
[小雪，还没到家吗？]  
[我已经到家了啊？]  
[嗯？为什么对讲机响了也不答应？在入口处等待着好冷啊……]  
雪乃马上把电话挂了。脸色发青。  
[那个，八幡……帮帮忙。]  
[……必须的啊。]  
由比滨恐怕去了雪乃的高级公寓吧。既然这样的话………她应该知道那是空房间吧！  
雪乃的手机再次响了起来。不接的话会更严重吧。  
[小雪！为什么挂了电话？]  
[嗯……那个……]  
寻求帮助似的看向这边。我也想帮忙啊！！  
[ 小雪，你现在在哪里？]  
[……在八幡家。]  
[……是吗？小雪的家不是小企的家吧？]  
[……]  
〖这句也不会〗  
电话断了。我和雪乃两个人面面相觑。  
[八幡，逃跑吧，如果回到本家能藏起来的。]  
[……你很讨厌绝交吧。]  
[真是的……]  
改变观念的雪乃和我两个人，一边颤抖一边等待由比滨的到来。  
《完》

1. 最近的袋装咖喱味道很美味啊

「最近的袋装咖喱味道很美味啊。」  
「我很讨厌你这样的说法。」  
「嗯？为什么突然生气了呢？」  
2月12日星期五，放学后的侍奉部部室。今天本来与雪之下谈论着袋装咖喱之日的话题，结果突然被骂了。顺带一提，日本最早的袋装咖喱“奉咖喱”便是在1968年2月12日发售的。因此，制造商大冢食品株式会社将2月12日制定为袋装咖喱之日。  
「我的杂学知识到底哪里有让你不舒服的因素了？」难道是因为深闺大小姐没有吃过速食咖喱什么的（偏见），所以不喜欢说这种事。是这样吗？  
「本来由比滨同学今天请假不进行社团活动，然后你突然这么说实在是太过分了。」雪之下一边脸颊绯红一边用目光责难我。好像下了很大决心做了很羞耻的发言，但我完全不知道是什么。  
「那个，我完全不知道雪之下桑你在说什么……」  
「嗯，我是知道你的想法的。」雪之下半张着嘴，害羞的看着我。  
「你是打算诱导我吧？」  
「诱导？什么意思？」我只不过是因为当时只有两个人，所以就想闲聊而已。别说什么诡计了，连一丝丝更深入的想法都没有。雪之下到底是在说什么呢？  
「诱导谷君，我是不会认输的。」  
「诱导谷君什么的根本不通顺好嘛？」很难记住的词语啊。但是，对于进入了柯南推理模式的雪之下，我根本无法把我的声音传达给她。  
「如果比企谷君赞美袋装咖喱的话，我一定会说自己的咖喱更加美味来回应。」  
「为什么？你到底在和什么作战呐？」袋装咖喱也会因为雪之下家的千金擅自进行对比而很麻烦吧。另外，我从来没有想过擅长料理的雪之下与袋装咖喱相比会输什么的。世界上使用高级酒店的咖喱技法如蒸馏包装的高级品也的确存在。但作为平民的伙伴的袋装咖喱，几乎都是每包200日元以下。如果在网上一下买十个，甚至会变成每袋100日元。袋装咖哩的魅力与COSPA的好处一样:便宜又好吃。但是，对100日元的咖喱奢望太多本来就很奇怪。用雪之下亲手做的咖喱来对比，更加奇怪。我对袋装咖喱没有如此之高的期望。  
「但是对于我的意见，恶意谷君提出了不吃的话、怎么才能证明我的咖喱更好吃的说法。」  
「我好像没有对恶意谷军的说法提出诉讼的权利……话说我让你生气了吗？」  
「当然啊！」雪之下大声喊道。看来她真的很生气。但我完全不能理解她为什么会生气呀。  
「被用心谷君挑衅了的我完全被陷害，之后被带到比企谷家里去制作咖喱了。」  
「这个展开与其说是我把你骗了，不如说是你自己冲着陷阱里去的好吧。」  
「然后两人在回家的路上顺便去超市买东西。这样一来，与我们擦身而过的主妇们就会认为我们是高中生夫妻什么的。于是风评被害。」  
「就算认为来超市买东西的高中生男女是恋人，也不会突然让人觉得是夫妻吧。」我的吐槽完全无法传达到。雪之下愤怒的推理一直在继续。  
「因为主妇们偷偷的话而有了信心的客人谷君便用手环绕着我的腰间来宣示主权。然而，手提购物篮的我是无法抵抗的。工口谷君就像是情色杂志里面一样。羞耻又屈辱。」  
「那个购物篮里有什么东西吗？我可是和女人一起购物啊呐……」被认为是一起买东西却不提购物篮的男人，我被伤害了。不，还是会提好吗！和妹妹一起买东西时，我就经常拿着行李好吧！  
「到了比企谷家后，一直得意忘形的比企谷君便把我介绍给小町桑和父母。因为我是来做咖喱的，所以无法很好的解开那个误会。然后如果全家人都尝到咖喱的话，比起谷君的父母一定会很中意地说我是一个好儿媳妇。」  
「老爸老妈今天的工作也应该很晚才对呀……」如果父母在家的话，我把雪之下带回来一定会让他们感到很惊讶吧。〖不行，这句话完全看不懂。〗  
「在您父母跟前，我只能支支吾吾。如此一来二往，天变黑了。您父母便劝我留下来。」  
「劝年轻女孩儿在自己家里留宿的父母什么的……」如果没有回去的交通工具，就无所谓地让我的在别人家里过夜的父母是怎样呢？话说这也是同雪之下家为敌啊。  
「因为是父母的意见所以不能拒绝的我，会住在小町的房间里。但是，这一切都是陷阱谷君的策谋、诱导罢了。」雪之下双手用力的拍了一下桌子。她本人似乎达到了高潮，虽然我冷静下来了。  
「工口魔神谷君在我洗澡的时候用三个棒棒糖来收买小町。」  
「这么容易吗？我的妹妹。」如果小町听说自己被30元收买一定会很生气。不，因为是小町，所以只是为了我们而行动的心情也是有的。在我们三人一起行动时，她常常会一个人消失。  
「房间的门牌被替换了，我也不知道。在睡觉的时候进入了野兽谷君的房间。之后就没有必要说了吧。明天是星期六，后天是星期日。一直到星期一的早上，我从你的床上醒来时，从来没有下过床。这个身体已经被玷污了，我已经变成你的妻子了。是的，一切都是你以袋装咖喱为话题而算计出的事情。」推理结束的雪之下露出了失望的表情，垂下了头。

「……我觉得雪之下很适合成为小说家。知识也很丰富。」不敢直接说对于推理的感想，只能说对雪之下的妄想力而乾杯吧〖bilibili乾杯〗！  
「想让我成为你的妻子的话……不要用那些肮脏的策略，给我好好的正面说出来。」涨红着脸的雪之下张开嘴发出了高音怒吼。今天的雪之下好像和我听说的雪之下不太一样啊。她好像一直认为我是个坏蛋吗。  
「因为没有由比滨先生，只有我们两人，便突然要在我们的关系上取得戏剧性的进展……这样是不行的。」  
嘛，我不想成为逗哏也没办法，为了让大小姐的心情变得好一点。之后变成雪之下，预想外的的发展就可以了〖即正常的发展〗。  
「那个，雪之下。」  
「什、什么事？」吓得身体哆嗦了一下的雪之下，她的推理少说了一项。  
「 你能成为我的妻子吗？」  
雪之下的推理，是我用卑鄙的策略强行把她变成我的妻子这样的事。假如，我在这个场合向她求婚，然后被拒绝的话，雪之下的推理就是错误的。怎么样，我的回击不错吧？  
「……现在要一起去超市哦。」  
「哈？！」满脸通红的雪之下拉了拉我的制服袖子。  
「你想吃我的咖喱吧，那不如去买材料后再去比企谷家里做……」  
「呃……」  
首先，没有应该出现的拒绝的话。  
「虽然有些不安，但我会竭尽全力加油，争取您的父母喜欢的。」  
「那、那个……」  
「今天是星期五，到星期一之前有充足的时间，所以我要努力得到认可。」  
「是咖喱的味道吗？还是什么……」  
雪之下露出一种令人心动的表情在我耳边嗫嚅道:「如果一起度过的话，答案你自然就会明白。」  
「是、是吗……」好像不太想知道又想知道呢。我心跳不止。

结尾  
「弥雪，晚饭咖喱做好了。」  
「好，我现在去。喂，弥雪，妈妈把晚饭做好了哟。」我被妻子叫去和上个月刚满四岁的女儿一起去厨房吃饭。  
「咖喱♪咖喱♪妈妈做的咖喱♪」喜欢妻子做的咖喱的女儿显得很高兴。  
「咖喱♪咖喱♪雪乃做的咖喱♪」我也很高兴，因为咖喱是把我和雪乃联系起来的重要食物。而比企谷家每周五的咖喱之日也正是考虑到了这样的好处。父亲和女儿到达餐桌。在那里，我引以为傲的老婆正以围裙身姿等待着我们。要不是女儿在这里，现在就想马上紧紧的拥抱那美丽与美色。美人妻正是为雪乃而创造的词语吧。  
「现在开始吃晚饭吧。」  
「好♪」  
有这样美丽妻子和可爱女儿的我，无论怎么看都是人生赢家。工作辛苦，工资又低，即使那样的事也不觉得痛苦。曾经的我认为婚姻是人生的坟墓什么的，现在这么舒适的坟墓，简直赛高！被媳妇和女儿包围着的幸福的晚餐。这么奢侈的体验，这个世界上真的有吗？  
「就现在这样和你吃咖喱的话，就会让我想起五年前的那天。唔嘿嘿。」  
「这么说的话，确立了我们的特殊关系的袋装咖喱之日，正好是五年前的今天。」五年前的2月12日，我和雪乃开始了以结婚为前提的交往。是咖喱把我们撮合在了一起。这对于我们来说都是特别难忘的日子。  
「不过，那天回到家的时候，留美手拿着玉石来开门。然后你们就开始了食戟。」  
「是、是啊。鹤见桑的行动，真是出乎意料啊……真是的，那个小姑娘……」雪乃的脸一直在抽搐。那一天，把雪乃带回家的时候，不知为何被RumiRumi迎接了。好像听说是小町把留美带到了我们家里来。于是两个人都开始制作咖喱。最后由我来品尝，以结束这场食戟。虽然出现了裁判小町吃了留美的咖喱后发情似的抱着卡君紧紧不放这种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最后是雪乃的胜利。我那时享受了雪乃美味的咖喱。如今怀念起来，心里也有温暖的回忆。  
「但是，和留美竞争后的雪乃对我更大胆了啊♪」  
「请不要在女儿面前说这样的事。」妻子的脸变红了。取得食戟胜利的雪乃兴奋不已，真是大胆。几经周折，在比平时回来得更早的爸爸妈妈的劝说下，雪乃最后住了下来。然后雪乃用五根棒棒糖把小町给收买了……半夜里悄悄的来到了我的房间。之后的事就不说了。总之，从日期上逆推，那一天的第二天或是第三天，在雪乃住宿的期间，正好就是女儿的结合日〖!!!Σ(ﾟﾛﾟ!(ﾟﾍﾟ?)???〗。正是咖喱和留美撮合了我和雪乃。  
「差不多该要第二个了。」  
「……那种事，请在两人独处的时候再做。」没有失去羞耻心的妻子真是可爱啊。正看着妻子微笑的时候，玄关的对讲机传来了声音。  
「这是谁？送快递的吗？」起身问道。  
「弥雪去看看♪」女儿站了起来。作为父母，我希望你能老老实实的吃饭。但是，这个年纪的孩子应该是没有能力来忍受好奇心〖吃蛋挞〗。和女儿一起向玄关出发。我的工资不足以租用超大的房子。马上就到了租的房子的玄关。  
「晚上好。八幡、弥雪。」在打开的玄关门外站着的是，住在我们隔壁的女子高中生。是的，就是那个从小学起就认识的鹤见留美。留美在一年前搬到了我们夫妻搬到的这个公寓的隔壁房间。说是什么离总武高更近这样的原因。但我看来，明明她父母家离高中更近……暂时不说那个，留美双手握着一个大大的咖喱锅。香味从锅里溢了出来。  
「因为咖喱做了很多，所以就分给您一点。」  
「啊、啊啊……」留美知道在比企谷家每周五是咖喱之日。尽管如此，她依旧敢把咖喱送过来。果然这样的RumiRumi很可怕啊。  
「哇~RumiRumi的咖喱♪」喜欢咖喱的女儿举起双手表示兴奋。实际上，留美的咖喱是为弥雪的舌头特制的，所以比雪乃的咖喱更甜。因此得到了女儿的支持。留美的料理仿佛是要把弥雪变成自己女儿一样。果然超可怕。因为留美是好孩子，所以应该不会有什么奇怪的阴谋。  
「弥雪。你可以叫我妈妈吗？」  
「妈妈是妈妈。RumiRumi不是妈妈。」  
「……早晚会那样做的，一定。」低着头小声嘟囔着什么的留美不知为何让人感到毛骨悚然。虽然不是很清楚，但留美应该不会做一些不好的事情。不，是肯定不会做那样的事。我不想怀疑留美。但是，我感觉锁门很重要。就算是小窗户，也不能忘记关上，否则睡觉时会变得很麻烦。  
「今天是来送咖喱的。八幡，弥雪，明天见。」  
「啊、啊啊，还有明天……」  
「拜拜♪」  
留美把咖喱锅交给我就回去了。也许是我的错觉，感觉和雪乃结婚后几乎每天都看到过留美的你。偶然，绝对是偶然。明明是偶然，却浑身发抖。像雪乃的高中时代一般成长为超级美少女的留美，唯独只记住了平冢老师的恐惧。到底为什么呢？  
「爸爸，快点吃饭。RumiRumi的咖喱呦♪」  
「好好。」RumiRumi真的是很好的邻居啊。这样说着的我和女儿一起回到了心爱的妻子的身边。  
「……那个，咖喱是鹤见桑给的吧。」

「啊啊。」妻子露出不高兴的表情。这么说的话，自从五年前的那个食戟后，时常从留美那得到咖喱慰劳品。上周以及上上周，都在咖喱之日的时候拿到了她的咖喱。也许是因为在那场咖喱比赛中输掉了而相当懊悔。  
「那个孩子是想说我的咖喱不好吃吗？」  
「没、没有那种事吧。她应该只是在模仿我们家周五咖喱之日而已……」为RumiRumi做了辩护，不知为何心里会痛。我的本能让我感到毛骨悚然的恐惧。到底是为什么呢？  
「哦，鹤见桑到底有什么企图。反正我是不会轻易的放手如今的幸福的。」  
「我也是。」  
「弥雪也是♪」  
态度tsundere〖就是傲娇罢了〗的爱妻。举起双手表现自己快乐的爱女。被这两人包围着，我不可能不幸福。  
「好。作为我们幸福的象征的咖喱之日，重新开始吧！」  
「是的。充满了我的爱意的咖喱，请不要留下全部吃完吧。」  
「弥雪我也很喜欢爸爸妈妈做的咖喱~♪」  
好不容易回到了温馨的状态。所以明天在吃留美的咖喱吧。我决定重新享受一家三口的团圆。  
  
  
  
  
  
  
留美：「我不像败北的静。和可怜的单身神不一样，八幡的妻子的宝座……胜负还要看未来！」

1. 我才不承认这个女人是我七年后的样子！

一  
[也就是说， 我同手中的大葱一起被七年后的世界召唤来了。]  
12月28日，进入了寒假，侍奉部。我眼前的看似聪明的幼女——实际上就是很聪明——在眼睛刚刚睁开并且开始分析的瞬间就把这个不可思议的状况理解了。 我眼前是雪之下雪乃，但是，那个雪之下并不是我知道的雪之下。穿着白色的毛衣和黑色长裙的便服。但是，我想说的不是穿不同制服这一点。身高，外貌比我知道的雪之下明显年幼一些。小学生。也许是三四年级的学生。也就是说，比我知道的雪之下远远年幼。并且，这个雪之下对我完全没有印象。我知道，并不是雪之下像柯南一样的年轻化了，而是过去的雪之下被带到这个时代来了。这种情况现实中很难遇到，但幼年雪之下在短时间内就推理出来了。不愧是天才，从小就有很明显的优越性。随着〖一个日文咒语，楼主不知道要怎么翻〗发动而被召唤的无数的大葱。那其中也肯定有超越次元从过去来的。而那个幼年雪之下手中握着葱，所以一起到这个时代来了。这确实是SF（不可思议）世界。但是，真正的问题是年幼的雪之下在我的面前出现了。  
  
  
[我承认我从七年前的世界被带到了这个世界。但是，我绝不承认这个女人是我七年后的样子！]年幼的雪之下在我身后不高兴的抱着胳膊然后马上用手指指向已经17岁的雪之下。  
[对待年长者的礼仪完全不知道的小姑娘，对我有什么不满呢？]雪之下对还只是年仅十岁的小女孩的自己完全不想隐瞒那险恶的气氛。雪之下vs雪之下，这场面对我来说是只会头疼的东西。由比滨在场也许能够平息吧，但她今天因为家里的原因而缺席。今天这个部活本身，是在第二学期的结业式后，为了能够继续开展社团活动而进行打扫。除了我们之外，有人来活动室的可能性几乎没有。所以说，幼年雪之下对JK雪之下到底有什么不满呢？

二  
[啊，小学生雪之下]  
[什么事？]  
[你，对高中生的雪之下有什么不顺眼的呢？这家伙，头脑聪明，运动神经超群，还是那样的美人。千叶县最强的女子高中生。]幼年雪之下对，现在雪之下有什么不满意的吗？完全搞不明白。无论是外貌还是能力都是完美超人等级。嗯，性格是一个缺点，不过，年幼的雪之下那也是一样的吧。另一方面，以一副不高兴的表情瞪着年幼的自己的雪之下，为何被挑衅了呢，有线索吗？   
在我越来越不明白时，幼年雪之下出乎意料的给出了令人信服的理由。  
[高中生的我，应该是无论谁都会羡慕得回头的呱啦～的巨乳了吧。但是，和现在的我一样保守的胸部是不可接受的！贫乳讨厌啊！]幼年雪之下哭着向我坦白。而JK雪之下却露骨的移开了视线。  
[呱啦～的巨乳什么的，那个……]我，对于应该做出什么感想，感到很迷惑。雪之下呱啦～的巨乳。那对于从高中二年级开始认识她的我来说，就是个笑话。从由比滨那里听说，雪之下的罩杯从初中开始就没有发生过变化。但是，对于小学生的雪之下来说又是怎样的情况呢？大概是自己描绘的关于未来的梦想倒塌了。理想破灭！这和漫画中语言表达的情况又有所不同。但是，为什么要哭呢？雪之下是身材苗条的美女。由比滨很羡慕雪之下身上没有多余的肉。贫乳，也是一个有多种魅力的体型。在幼年雪之下眼中，JK雪之下的处事风格应该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为什么对巨乳那么坚持呢？  
[……小学时候的我，在当时和没发育的姐姐的胸部差不多大。]JK雪之下嘟哝着让我感到不可思议的话。  
[看见我姐姐胸部一天天变大，那种念头也渐渐充满了我的心。]  
[出于对抗阳乃的信念，是吗？]雪之下的行动理由，七年来几乎没有变化。我不禁理解了。  
[姐姐的胸部确实发育的比较晚。但是在高中时代却越来越大……直到变成呱啦～的巨乳了。]雪之下的声音中包含了大量的哀愁。就是那种越是超越越是反而被超越的现实。雪之下会悲哀是一定的，因为她姐姐胸部的这几年的生长，超越她姐姐的计划完全泡汤了。  
[那就是我，人生的重大挫折的开始。]  
雪之下用充满怜惜的目光看向了幼年的自己。  
[通过那一次打击，我明白了。如果能把另外的价值观放在那个孩子身上，让她出色的活下去想必是极好的。]  
[改变别人想法是不好的，但是，我……]虽然无法说清楚，但也无法反驳。虽然本人说无法改变，但我想，除了巨乳以外的地方，要改变成优点，虽然难，但也是可能的。哟西，幼年雪之下的巨乳情节的解决只是时间的问题。之后的事情交给雪之下，我还是赶紧离开吧。  
但是，正准备从活动室离开的我突然被牵制住了。  
[而且，我不能忍受的，还有一个。]幼年雪之下的强势目光，这次扫向了我。(⊙o⊙)…什么？我做了什么吗？  
[高中生的我对男人的选择的无脑程度太令我绝望了！]手指，对着我指过来了。

三  
[男人的品味不好什么的……]幼年雪之下有着很大的误解。[你就是高中生的我的男朋友吧？]幼年雪之下用评估的眼神看着我。男朋友什么的说法太……总之，这是一个巨大的误会。  
[不是的。]  
[骗人。]  
[我和雪之下，只是在同一个社团活动。只是侍奉部部员的关系。]  
[原来如此。用那样的东西伪装着，无法光明正大地表现出的关系。像父亲一样。]幼年雪之下对我的话完全不相信。为什么会认为我和雪之下谈恋爱呢？  
[不管是什么，都没有关系。总之，高中生的我没有看男人的眼光。]糟了，被幼年的雪之下说得有点不行了。先是悲伤的胸部，再是更加火热的展开。难道想要更多的大骂吗？于是JK对幼年雪之下开始了礼尚往来般的讥讽。  
[说到看男人的眼光问题，小学生的你也是一样的吧。]  
[呃！？]幼年雪之下夸张的变了脸色，一副很不高兴的样子。也许是，我想，跟叶山发生了一些事情。对于自己之间，只有言语之刃的威胁对彼此来说都是挺容易的。看来要想办法阻止她们这惨无人道的争斗。但是，怎样才行呢？在我不知所措的时候，JK雪之下的话，继续着。  
[确实，我看男人的眼光从小学开始就没有经过什么训练。尽管如此，比企谷君却并不是个错误哦。]雪之下表扬我，这也是很罕见的事情。〖这一句楼主完全看不懂，希望大神能够翻译。〗  
[哪里有魅力啊？]幼年雪之下辛辣的言语让我想哭。看起来像是那么不行的男人吗？Rumi Rumi也好像没那么尊敬我啊。但是，JK雪之下眼睛都不眨地向我施加了命令。  
[比企谷君，你向年幼的我说一句你认为最漂亮的话吧。]  
[什、什么？]不明白什么意思，但雪之下在瞪着我。没办法，只能满足她的要求了。  
[喝着温热的加了炼乳的MAX咖啡，这是人生中最大的乐趣。]像剪头发一般，同叶山经常做的做了一个了断。幼年雪之下目瞪口呆的看着我，但她的脸渐渐染上的红色。  
[屈、屈辱啊。]一脸红色的幼年雪之下挤出了懊悔的声音。  
[这样的，一本正经地说着不可能的话的男人……]终于低下了头。  
[你终究也是我，这样不讲理的命运是无法避免的。]JK雪之下却在开心的笑。怎么、你怎么呢？  
[如果是父亲的话，他现在应该在……]  
[还在以那个人的行为为参照啊。果然还是很年轻呢，孩子。]JK雪之下一副昂然自得的样子。所以说，你在说什么？  
[那么，你应该怎么办呢？]  
[这样做！]  
雪之下像是骑士举剑一样用骄傲的表情，把大葱举在了我的面前。  
[这样，对着比企谷君的屁股刺去，一发到底。]  
[为什么呀？！]最终我还是大声的吐槽了。但是，年幼的雪之下，一边睁大着眼睛一边重重的点头。  
[不愧是未来的我，竟然知道这种最好恰当的升华感情的办法。]  
[哪里有什么令人信服的因素啊！？]  
幼年雪之下也开始了猛然突进。为、为什么在大葱刺屁股这件事上互相理解啊，这群家伙？未来的我，一定不会承认今天的事情。  
[用大葱刺屁股的话，那一定会成为非常棒的男人。]用迷人的表情看着我的幼年雪之下。这个表情，我是知道。在我对雪之下说无需什么改变时一样的表情。  
[等一下！那只是正在觉醒的抖s力量啊！对于我，你们认为优秀的男人与需要调教处理的\*\*是一样的吗？]一定要纠正十岁幼女的错误啊。  
[呵呵。的确是一样的。]然而，我还要纠正以同样迷人表情看着我的JK雪之下。  
[是啊，从爸爸和妈妈的关系来看，一生的伴侣与调教的家畜是同一类的事物。]  
[那只是雪之下家的惯例呀。对于世人来说，根本不是常识啊！]我瑟瑟发抖，全身颤抖，摇了摇头。然而打开了开关的两名棘手对手睁大着眼睛渐渐向我逼近。  
[我是受制于雪之下家的。这个血脉虽然让人憎恨，但是，也是摆脱不了的。]  
[同上。]JK&JS，两个雪之下一起向我逼近。不妙，不逃的话会被社会性的抹杀。然而，小小的活动室入口旁站着雪之下。哪里都不存在逃跑的路线。绝体绝命的大危机！  
[呵呵呵，我爱你呀，比企谷君！]  
[这就是爱情吗？啊，我第一次知道！]  
[幼年雪之下！这不是爱情！不要学一些奇怪的事情啊！]大声叫唤！  
雪之下从自己身上学习的东西非常不好。在我看来，明明是一个可爱的幼女啊！但是我灵魂的呐喊无法传达。  
[〖还是那一句楼主不会翻的咒语。〗]雪之下对靠着墙站隐藏屁股的我发动了必杀技。依靠魔法召唤了无数的大葱。大葱能刺穿墙壁吗？我想起来了，在幼年雪之下出现以前，因为一点小事，把雪之下惹怒了，结果发动了必杀技。  
[这……就是操纵大葱的究极身姿……我五年后应该就会领悟吧。]幼年雪之下一边感动一边看着〖又是那个咒语〗发动。然后，不愧是天才，只看一次就领悟了究极奥秘。  
〖咒语咒语咒语〗幼年雪之下一边做着从JK雪之下那学来的动作，一边咏唱出了必杀魔法的咒语。于是，像JK雪之下一样，也有几根葱被召唤到了空中。跟高中二年级的雪之下比起来确实没有那样的威力，但是也不弱。

但是，只看了一次却发动了必杀魔法却是不争的事实。  
[雪之下果然是个天才呀，该死！]两人份的大葱狙击我的屁股才是最终的大危机。  
就在我这样想的时候。

[因为想要做料理而去买葱的时候，突然被传到了七年前。]与年幼的雪之下相同的服装，但围裙上透露着成年人的气氛的雪之下一边手拿菜刀，一边叹息。  
第三个人。这次是从未来召唤而来的。我已经完全搞不清楚情况了。但是，二十三四岁的雪之下充满着大人的魅力，对于我这个高中生来说，人妻的魅力是很强的刺激。如果直接了当的看的话，完全无法保持像喝茶一般平和的氛围。我是对大人雪之下的人妻魅力给迷得移不开眼，但是，JK&JS雪之下的关注点是与我不同的。  
[和小学生的我一样啊( ๑ŏ ﹏ ŏ๑ )]  
[我还抱着一线希望，或许超过20岁时就可以像由比滨同学一样是呱啦～的……]两人都双膝跪地。与此同时，随着〖还是那个咒语〗召唤而来的葱也消失了。雪之下对于大人雪之下并没有表现出胸部膨胀发育而感到绝望。怀着的希望却被未来的现实击破，她们二人的确很可怜。尤其是幼年雪之下，看到七年后和14年后的自己并两次品尝到挫折的味道。  
然而，魔法消失了，现在正好是我逃跑的最好机会。蹑手蹑脚地想逃出房间。然而——  
[哎呀！你不是……这样重新来看，七年前还是很年轻啊，稍微有点幼稚的感觉，很可爱呢。呵呵。]大人雪之下一下就把我抓住了。24岁的雪之下用怀念过去的眼神看着我。被漂亮的成年女性用手抓住了，作为未经人事的男子高中生该怎么办呢？身材和相貌跟七年前差不多，但却有着大人的魅力。成年的女人，真是不可思议呀。与此同时，雪之下们关注的却是另外的地方。  
[比企谷君和你……]  
[嗯，是啊。]大人雪之下一边挽着我的手臂，一边露出玩笑般的笑容。  
[现在的我的全名是比企谷雪乃哦。]比企谷雪乃，这也就意味着，那也就是说，在未来，我和雪之下……全身，都变热了。JK&JS雪之下也是一样的。两人都是红彤彤的。  
[顺便说一下，我有一个六岁的女儿。]  
[[[诶诶诶诶诶！？]]]我们一起喊了出来  
[是从七年后的未来来的吧？但是，有六岁的女儿……]稍微算了一下，感觉很糟糕啊。因为，雪之下在高中时就成为了母亲，而我成为了父亲……  
[十岁和17岁的我还不知道男人的想法。我以人妻的身份就为你们做个示范吧。]说完，大人雪之下……用舌头舔舐着我的脖子。  
[啊！？]浑身颤抖着。但目前为止从未感到过的快感正在全身奔腾。随着她一舔一舔，这就是，人妻的力量啊……  
[请，请等一下]JK雪之下马上跑过来。顺便说一下，幼年雪之下正坐在那里，两眼闪烁着“后面呢后面呢”的光芒。喂，后面的不是小学生可以看的东西啊！要好好进行美育教育呀！  
[怎么了？]大人雪之下一身轻松。为什么这么工口啊，这个人。  
[你有你那个时代的比企谷君吧。这、这是……我的东西！]雪之下满脸通红，耳根都红了，却拽着我的左手。好、好可爱！这么看来我了解了雪之下七年的变化。  
[当然知道啊！这是你的老公，我只是先尝个味道罢了。]  
[尝个味道也不行！这是我的专属品。]一股强大的力量阻止着我。我的手臂被雪之下放在了胸前……但是，基本没有什么触觉。先不论我是谁的专属之类的事情，我可不记得我和雪之下正在交往啊。但是，雪之下去露出了这样可爱的表情。那也不错呢。不，不如说正好相反，十分好呢。  
[那么，为了你的年轻的达令，你自己来做吧。]  
[诶诶诶！？]头脑有点混乱。大人雪之下sama，你到底在说什么啊？关于性的方面雪之下是有洁癖的呀，我是这么想的……  
[好、好啊。于是，比企谷君便是只属于我的东西了哟。]明明满脸通红，却同意啦？  
[化身为野兽，向他袭击。之后凭着本能办事就可以了。]  
[完全变成经验传授了喂！？]不由自主的发出了大声的叫唤。但是，雪之下却理解了。  
[原来如此。不愧是七年以后的我，真是正确的忠告。]雪之下脸上浮现出了陶醉的表情。但是，这带着一点点羞涩的目瞳，在下一瞬间就变成了饥饿的野兽一样凶狠的眼睛。  
[比企谷君，请把你的一生交给我吧。]  
[我想，关于这一个问题，还是在考虑一下比较……额，我是更加偏向于柏拉图式的交往啊……]我就像是被狼盯上了的羔羊一般瑟瑟发抖。最后寻求帮助般的看向大人雪之下。  
[我肚子里怀的那个孩子呢……是在寒假中社团活动的事，具体的时间就是年末的今天呢❤]  
[诶！？]想说什么，一切都晚了。  
[比企谷君……我的一生，请多多关照啊。]大人雪之下的话就像扣动扳机一样，我因为被同时代的雪之下化身而成的猛兽袭击而挂了。  
[雪、雪、雪之下……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被雪之下压倒在地上的我悲痛的呼声响彻在房间里。  
[后面后面]幼年雪之下闪着发光的大眼睛，坐着看野兽化的雪之下把我吃干抹尽。  
[这就是，命运。]大人雪之下总是乐呵呵的笑，看来是不会帮助我了。我的眼泪混着悲鸣没有停止过。  
这便是那天娶了雪之下、不、雪乃的故事。